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五纵队*西班牙大地

海明威著 冯亦代 董衡巽译

Ernest Hemingway



Ernest Hemingway



海明威文集

春潮＊老人与海
太阳照常升起
永别了，武器
有钱人和没钱人
丧钟为谁而鸣
过河入林
岛在湾流中
伊甸园
短篇小说全集（上册）
短篇小说全集（下册）
死在午后
危险的夏天
非洲的青山
曙光示真
第五纵队＊西班牙大地
不固定的圣节


ISBN 7-5327-3439-0
9 787532 734399 >
定价：1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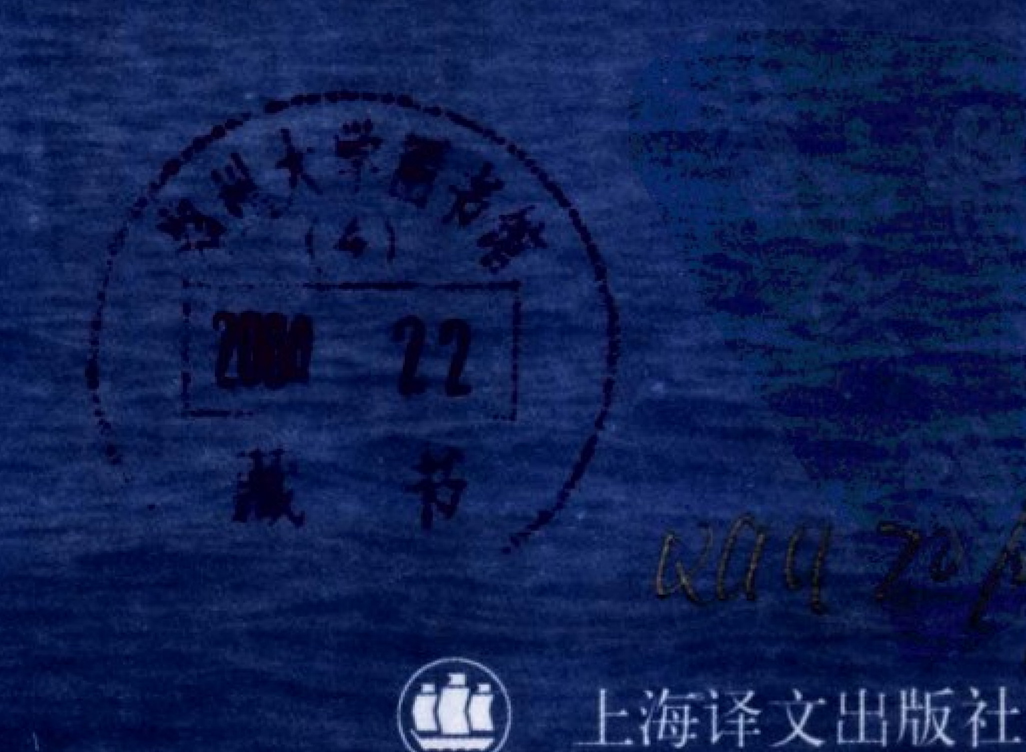
第五纵队＊西班牙大地

海明威著 冯亦代 董衡巽译



海明威文集

Ernest Hemingway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五纵队;西班牙大地/(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冯亦代,董衡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6
(海明威文集)
书名原文:The Fifth Column The Spanish Earth
ISBN 7-5327-3439-0

Ⅰ.①第...②西... Ⅱ.①海...②冯...③董...
Ⅲ.①戏剧文学—剧本—美国—现代②纪录片—解说词—美国—现代 Ⅳ.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3782号

Ernest Hemingway
THE FIFTH COLUMN
THE SPANISH EARTH

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年和 J. B. Savage Co.
1938年初版本译出

图字:09-1997-099号

第五纵队 西班牙大地
冯亦代 董衡巽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5 插页2 字数117,000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100册
ISBN 7-5327-3439-0/I·1989
定价:12.00元

目　录

第五纵队

冯亦代 译

译者的话

海明威的三幕剧《第五纵队》是写西班牙内战时期马德里之围中保卫人员英勇地潜入敌方侦察哨，粉碎敌人在马德里城内间谍网“第五纵队”的戏剧性故事。

这个剧本是当年在重庆时日机轰炸及酷热中翻译的。记得彼时应云卫同志在重庆创立中华剧艺社，因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上演国统区进步剧作家的剧本，诸多留难，所以要我译一个外国剧本作为无戏准演时的后备。凑巧当时我得到海明威的《第五纵队》一书，内容颇适合于彼时彼地的形势，便加以迻译。

《第五纵队》的原译本是我第一本印刷出版的书。当时收入徐昌霖主编的《新生戏剧丛书》里。我曾经保留了一本，但十年动乱中散失不知所终，这次就只能全部重译；虽然后来黄宗江为我觅得一本当年旧译，但我发觉旧译颇多疏漏，决意弃之不用。因此，此书中《第五纵队》的译文是全部新译的，可能与旧本有不少出入之处。不过译文有所改进而已。

西班牙内战开始，海明威激于义愤，在美国筹措了美金四万元，购买了几辆救护车，去支援困守在马德里的政府军。为了还清这笔费用，海明威曾几次作为北美报业联盟的战地记者赴马

德里采访战地新闻。1937 年他在马德里围城中逗留了好些时候，除了拍摄新闻记录片《西班牙大地》外，写了他唯一的剧本《第五纵队》。

海明威在《〈第五纵队〉与首辑四十九篇》一书的前言中，曾谈及他写作《第五纵队》一剧的经过。他说，“这个剧本是在 1937 年秋天和初冬时写成的，当时我们正期望一次大反攻。这一年，中央前线的部队计划了三次重要的反攻。其中之一在勃罗奈一带进行。这一战役起初打得很漂亮，但以血战和不分胜负告终，我们于是等待其他两个反攻计划之一的开始。不过这两次反攻始终没有实现，就在我们等待的时间，我写了这个剧本。

“每天，我们受到从勒加奈和加拉维达斯山间的大炮发射过来的轰击，而我则在佛罗里达旅馆中写剧本，我们住在那里，工作在那里，也在那里为三十发以上的重磅炮弹所击中，所以，如果这不是一个好剧本，也许是因为周围的情况使然。如果这是一个好剧本，也许是因为这三十多发炮弹帮助了写作。

“你到前线去，最近处只离开旅馆不过一千五百码。剧本的原稿经常给塞在卷成一捆的床垫里。一旦你回到旅馆找到你的房间，发现原稿并未损失，你就不胜庆幸了。这个剧本的原稿经过誊清寄出马德里，已经是蒂鲁尔失陷的时候了。……

“如今重读这个剧本，我认为读起来还不错，姑不论演出时又将如何，所以我决定将这个剧本收入这部短篇小说集里。这就又增加了一个故事，而使这部书中的故事与现实更为接近些。今后也许还会有人演出这个剧本的。

“这一剧本之所以取名为《第五纵队》，是因为根据 1936 年秋天叛军的宣告，他们有四个纵队向马德里进军，而在马德里城

中的叛军同情人，便从后方袭击马德里的保卫者，则成了他们的第五纵队。如果这第五纵队内的多数人如今都已在战争中死去，这些人并不亚于在其他四个纵队中死去的人，他们是同样凶险、同样决心死战到底的。”

冯亦代

1999年7月30日大病初愈

主 要 人 物

菲利普·罗林兹 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政府保卫局的肃反工作人员,名义上则是美国某报驻马德里的战地记者。

陶乐赛·布里奇斯 出身于美国贵族女学校的新闻记者,她抱着游戏人生的态度,到西班牙来采访战地新闻。

麦克斯 国际反法西斯的斗士,曾经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受尽酷刑。他现在是西班牙共和政府军方面的间谍,出入于弗朗哥叛军的后方及前线。

安东尼奥 西班牙共和政府保卫局总部的领导人,麦克斯与菲利普的上级。

安妮塔 摩尔人,妓女,是个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拥护者。

经理 马德里佛罗里达旅馆的经理。

时间: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

地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第　一　幕

第　一　景

傍晚七点半。马德里佛罗里达旅馆一楼的过道。在109室的门上钉着一张手写的大白纸条，上书“工作时间，请勿打扰”。两个**女郎**和两个穿国际纵队军服的**士兵**沿着过道走来。其中一个**女郎**停下来看纸条。

士　兵　走吧。我们不能玩通宵啊。

女　郎　纸上写些什么？（另一对男女已经走向过道的另一头）

士　兵　纸上写什么管我们什么事？

女　郎　不，念给我听听。请你行行好吧。用英文念给我听吧。

士　兵　原来我弄到了这么一位。有学问的。真是活见鬼。我不给你念。

女　郎　你不体贴人。

士　兵　人家并不要求我体贴人嘛。（闪过一旁，犹豫不决地

瞧着她)我像个会体贴人的吗？你知道我刚从哪儿来？

女　郎　我才不管你从哪儿来呢。你们全都从什么可怕的地方来,而且全都会回到那儿去。我只是要求你念一下这张纸上写的话。那就走吧,既然你不肯念。

士　兵　我来念给你听。“工作时间,请勿打扰。”(女郎大笑起来,调门极高,刺耳得很)

女　郎　我也要搞这么一张纸条。

幕　落

第一幕

第二景

幕即启，见景二。109室室内。床一，旁有床头柜，两把座垫上罩着装饰布的椅子，一口带有镜子的大立柜，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打字机。打字机旁有只轻便留声机。有只取暖用的电炉，炉火正旺，一位颀长漂亮的金发女郎坐在一把椅子上，背对着桌上留声机旁的台灯，在看书。她身后有两扇大窗，窗帘拉上。墙上有幅马德里的地图，有个男人正站在地图前看着，他大约三十五岁，穿着件皮茄克、一条灯芯绒长裤和一双满是泥迹的长靴。这位名叫**陶乐赛·布里奇斯**的女郎，眼不离书，用很有教养的声调开口了。

陶乐赛 亲人儿，有一件事你真可以做做，那就是在进屋前先把你的靴子擦擦干净。（这男人名叫**罗伯特·普雷斯顿**，继续看地图）还有，亲人儿，别拿手指去碰这地图。会留下污迹的。（**普雷斯顿**继续看地图）亲爱的，见到了菲利普吗？

普雷斯顿 菲利普,哪一个?

陶乐赛 我们的菲利普。

普雷斯顿 (还在看地图)我从大马路上走来时,我们的菲利普正跟那个咬过罗杰斯的摩尔女人[①] 坐在奇科特酒吧里。

陶乐赛 他在干什么要不得的事吗?

普雷斯顿 (还在看地图)还没有。

陶乐赛 可他会干的。他怪生气勃勃、兴高采烈的。

普雷斯顿 奇科特酒吧的酒[②] 越来越差劲了。

陶乐赛 亲人儿,你说的笑话真是乏味。但愿菲利普会来这儿。我感到腻味,亲人儿。

普雷斯顿 别做一个腻味的伐沙[③] 婊子。

陶乐赛 请不要骂人。眼前我还不以为自己够格儿。再说,我并不是典型的伐沙人。我对那里教我的东西,什么也不懂。

普雷斯顿 你明白这儿发生的什么事吗?

陶乐赛 不明白,亲人儿。关于大学城,我只知道一点儿,可是不太多。田园之家对我说来完全是个谜。还有乌塞拉——和卡拉万切尔[④]。这些地方太可怕了。

普雷斯顿 上帝啊,我有时奇怪自己为什么爱你。

---

① 摩尔人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混血种,居非洲西北部,8世纪中皈依伊斯兰教,进入西班牙,一度居统治地位。

② 上句的"兴高采烈"原文为"good spirits",而"spirits"可作"酒类"解。

③ 伐沙学院为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由酒商马修·伐沙(1792—1868)于1865年创立于纽约市北64英里处的波基普西城。

④ 大学城位于马德里城西北部,田园之家位于广大的西郊公园西,卡拉万切尔为马德里西南郊区的一个小城。

陶 乐 赛　我也奇怪自己为什么爱你，亲人儿。说真的，我以为这不太明智。不过是我染上的一种坏习惯罢了。菲利普可有趣得多，也活跃得多。

普雷斯顿　好吧，他活跃得多。你可知道昨晚奇科特打烊之前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拿了只痰盂，拿它来到处给人祝福。你知道，拿里面的水泼人。十之九他会被人枪杀的。

陶 乐 赛　可是他从没遭过殃啊。但愿他会来。

普雷斯顿　他会来的。只要奇科特一关门，他就会来的。（敲门声）

陶 乐 赛　是菲利普。亲人儿，菲利普来啦。（旅馆经理开门进来。他是个黑黝黝的矮胖子，他收集邮票，讲一口古怪的英语）哦，是经理。

经　　理　你好，很好吧，普雷斯顿先生？你好，还过得去，小姐？我刚走过这儿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零七八碎你们不喜欢吃的小东西。[1] 一切都好，人人都完完全全称心吗？

陶 乐 赛　如今电炉已装上，一切都妙极了。

经　　理　有了电炉经常会出现不断的麻烦。电气是门科学，至今工人还没法掌握。而且那电工喝得把他本人都弄得笨了。

普雷斯顿　他看来不十分聪明，这个电工。

经　　理　是聪明的。可是喝酒。老是喝酒。很快就不再专心

---

① 原文不大规范，拉拉扯扯连成一句，作者意在表达这位西班牙经理的英语讲得不行。

搞电工了。

普雷斯顿　那你还留着他干吗？

经　　理　是委员会的电工啊。坦白说，这像是场灾难。眼前在113房间里跟菲利普先生喝酒。

陶乐赛　(快活地)这么说菲利普回来了。

经　　理　比回来更进一步。

普雷斯顿　你是什么意思？

经　　理　在女士面前很难出口。

陶乐赛　打个电话给他，亲人儿。

普雷斯顿　我不打。

陶乐赛　那么我来打。(她拿起壁上电话的耳机，开口说话)一零三号——喂，菲利普？不。你来我们这儿。请来吧。是的。好吧。(她把耳机挂上)他来了。

经　　理　真心情愿他不要来。

普雷斯顿　有这样糟吗？

经　　理　糟透了。是个难以置信的人。

陶乐赛　菲利普妙极了。虽然他确乎跟那些可怕的人来往。弄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

经　　理　我下次再来吧。也许说不定如果你收到太多你吃不了的东西那些经常挨饿老是缺少食物的家庭总是会欢迎的。谢谢你下次再说吧。再见。(他走出房门，正巧菲利普先生来了，在过道上差一点撞在他身上。只听见他在门外的声音)下午好，菲利普先生。

菲利普　(一个深沉的声音十分欢快地说)敬礼，集邮家同志。最近可弄到什么名贵的新邮票？

经　　理　(嗓音平静地)没有,菲利普先生。这一阵子都是些从十分死气沉沉国家来的客人。老是些美国的五分票和法国三法郎五十分票,都成了灾。需要有些从新西兰来的同志接到的航空信。

菲 利 普　哦,这种信会来的。我们如今正处在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里。炮击搅乱了旅游季节。等炮击又稀少下来,就会有许多代表团来的。(用不是开玩笑的低沉的嗓音说)你在想什么?

经　　理　总是有点儿什么心事。

菲 利 普　别担心。全都定局啦。

经　　理　还是有点儿担心。

菲 利 普　别着急。

经　　理　你要小心,菲利普先生。

(**菲利普**先生走进门来,他身材魁梧,精神饱满,穿了双橡胶高统靴)

菲 利 普　敬礼,杂种普雷斯顿同志。敬礼,腻味的布里奇斯同志。你们两位同志可好?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位电工同志。进来吧,马可尼同志。不要站在外面。

(一位十分瘦小喝得泥醉的**电工**,穿着条油腻的蓝色工装裤和一双凉鞋,头戴一顶蓝色贝雷帽,走进门来)

电　　工　敬礼,同志们。

陶 乐 赛　好。是啊。敬礼。

菲 利 普　这儿还有位摩尔同志。你可以说是那唯一的摩尔同志。简直是个独一无二的摩尔同志。她太害羞啦。进来吧,安妮塔。

（一位从古埃塔酒吧来的**摩尔妓女**上。她肤色极黑，但体格健美，头发卷曲，一副野相，而且一点也不害羞）

摩尔妓女 （自卫地）敬礼，同志们。

菲利普 这位就是那会儿咬弗农·罗杰斯的同志。害得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星期。咬得可狠啊。

陶乐赛 菲利普，亲人儿，趁这位同志在这儿，你不能干脆给她戴上狗套，行不？

摩尔妓女 是侮辱。[①]

菲利普 这位摩尔同志在直布罗陀学的英语。可爱的地方，直布罗陀。我在那儿有次有过一段最最不平凡的经历。

普雷斯顿 我们不要听他讲。

菲利普 你太灰溜溜了，普雷斯顿。你这样是不符合党的路线的。你知道，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不时兴了。眼前，我们事实上正处在一个欢庆时期中。

普雷斯顿 我可不愿谈你一点也不知道的事情。

菲利普 好吧，我看不到有什么事该觉得灰溜溜的。给这儿位同志来些点心怎么样？

摩尔妓女 （对**陶乐赛**）你弄到了个好地方。

陶乐赛 你喜欢这儿真太好了。

摩尔妓女 你怎么没有被撤退？

陶乐赛 哦，我就这么赖下来了。

摩尔妓女 你吃得怎么样？

陶乐赛 并不经常吃得太好，不过我们从巴黎大使馆的邮袋

---

① 她讲的也是不规范的英语。

里带来些罐头食品。

摩尔妓女 你说什么，大使馆的邮袋？

陶 乐 赛 你知道，是些罐头食品。炖兔肉。鹅肝酱。我们有些实在可口的焖子鸡。从保卫局搞来的。

摩尔妓女 你开我玩笑？

陶 乐 赛 哦，没有。当然没有。我是说我们吃这些东西。

摩尔妓女 我喝清水汤。（她带着敌意看着**陶乐赛**）怎么啦？你不喜欢我的样儿？你以为你比我好看？

陶 乐 赛 当然不是这样。我也许难看得多。普雷斯顿会对你说我难看得无以复加。但是我们用不着相互比较，对吗？我是说在战时什么的，你也知道我们全是为着同一目标在工作。

摩尔妓女 要是你这样想，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陶 乐 赛 （求助地，但极为无精打采）菲利普，请跟你的朋友们谈谈，叫他们快活起来。

菲 利 普 安妮塔，听我说。

摩尔妓女 好吧。

菲 利 普 安妮塔。这位陶乐赛是个可爱的女人——

摩尔妓女 这行当用不着可爱的女人。

电　　工 （站起身来）Camaradas me voy.[1]

陶 乐 赛 他说什么？

普雷斯顿 他说他要走了。

菲 利 普 不要信他。他老是这样说的。（对**电工**）同志，你必

---

[1] 西班牙语：同志们，我要走了。下面还有几处，因别人在道白中复述了意义，就不一一加注了。

须留下。

电　　工　Camaradas entonces me quedan.

陶 乐 赛　什么?

普雷斯顿　他说那我就留下不走。

菲 利 普　这样才像话,老兄。你不会抛下我们匆匆走掉,会吗,马可尼? 不会。一位电工同志是可靠的。能坚持到底的。

普雷斯顿　我原以为修鞋工人才是能坚持到底的。

陶 乐 赛　亲人儿,要是你开这样的玩笑,我会离开你的。我可以担保。

摩尔妓女　听着。老是说话。没时间玩别的了。我们在这儿玩什么? (对**菲利普**)你跟我一道? 玩还是不玩?

菲 利 普　你说得太露骨了,安妮塔。

摩尔妓女　要回答嘛。

菲 利 普　那好,安妮塔,我只能说否①。

摩尔妓女　你是什么意思? 是拍照吗?

普雷斯顿　你会联想? 照相机,拍照,底片? 挺可爱,不是吗? 她头脑太简单了。

摩尔妓女　你提拍照是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是间谍?

菲 利 普　不是,安妮塔,请你通情达理些。我不过是说我不再跟你好了。不仅是现在。我的意思是我们多少是要分手了,不仅是现在。

摩尔妓女　不? 你不跟我好了?

---

① 这里的"说否",原文为"in the negative",而"negative"可作"底片"解,所以她谈到了拍照。

菲 利 普　对,我的漂亮妞儿。

摩尔妓女　你跟她好了?(向**陶乐赛**点点头)

菲 利 普　也不一定。

陶 乐 赛　这可需要好好讨论讨论。

摩尔妓女　好。我把她的眼珠子挖出来。(走向**陶乐赛**)

电　　工　Camaradas, tengo que trabajar.

陶 乐 赛　他说什么?

普雷斯顿　他说他得去工作了。

菲 利 普　哦,压根儿不用理睬他。他有的是这些个异乎寻常的想法。那是他的成见。

电　　工　Camaradas, soy analfabetico.

普雷斯顿　他说他不识字也不会写。

菲 利 普　同志,我以为,我以为,说真个的,你知道,要是我们全都没有上学,我们也会陷入一样的困境。千万不要介意,老兄。

摩尔妓女　(对**陶乐赛**)好。我想,是啊,好吧。一口干。干杯。祝你健康,是啊,好。只是有一点要求。

陶 乐 赛　什么要求,安妮塔。

摩尔妓女　你得把那张纸条拿下。

陶 乐 赛　什么纸条?

摩尔妓女　门外面的纸条。一直是工作时间,这不公平。

陶 乐 赛　我从进大学起,就在房门上贴这样一张纸条,但是根本不算一回事。

摩尔妓女　你拿下来?

菲 利 普　当然她会拿下来的。你拿下吗,陶乐赛?

陶 乐 赛　我一定拿下来。

普雷斯顿　反正你从来也不工作。

陶乐赛　对，亲人儿。不过我老是想工作的。而且我要把给《天下一家》月刊[1]的那篇文章写完，只等我稍稍多明白一些情况就成。

（窗外街道上一声爆炸，接着是炮弹急速飞来的嗖嗖声，又是一声爆炸。你听到碎砖钢筋掉下的声音，还有碎玻璃掉下的乒乒乓乓声）

菲利普　他们又在打炮了。（他说得非常平静而清醒）

普雷斯顿　这帮狗杂种。（他说得非常尖刻而心慌意乱）

菲利普　你最好把窗户都开了，布里奇斯，我的姑娘。如今窗玻璃很缺，而且冬天就快来了，你明白。

摩尔妓女　你把纸条拿下来吗？（**陶乐赛**走到门口，去把纸条取下，用一把指甲锉刀把一颗颗图钉撬下。她把纸条交给**安妮塔**）

陶乐赛　你留着吧。这些图钉也拿去。（**陶乐赛**走去把电灯关掉。接着把两扇窗户全打开。传来一阵像拨弄一只巨大的班卓琴琴弦的咣啷声，还有一阵像迎面开来的高架铁道或地下铁道车辆的声音冲进窗来。接着是第三次大爆炸声，这次随之而来的是纷纷落下的碎玻璃的声音）

摩尔妓女　你这个好同志。

陶乐赛　不。我不是，不过我愿意做个好同志。

摩尔妓女　我看你很好。

---

[1] 《天下一家》月刊(Cosmopolitan)于1886年创刊于纽约州的罗切斯特港，以家庭为对象，于1925年被报界大王赫斯特所收买，成为受大众欢迎的流行杂志。

（她们在从走道上通过开着的房门透进来的灯光里并肩站着）

菲利普 窗户打开了，玻璃才没有被刚才的炮击震碎。你能听到炮弹射出炮口的声音。注意听下一次打炮的声音。

普雷斯顿 我憎恨这天杀的夜间炮击。

陶乐赛 上一次炮击时间有多久？

菲利普 不过一小时多一点。

摩尔妓女 陶乐赛，你看我们该进防空洞吗？

（又是一阵班卓琴琴弦的咣啷声——静了一下，接着是炮弹急速飞来的响亮的嗖嗖声，这一次近得多，落地爆炸时屋子里满是烟和砖屑）

普雷斯顿 真是活见鬼。我要下地下室去。

菲利普 这屋子所处的角度很好，没错。我是说正经的。我可以到街上去指给你们看。

陶乐赛 我想就待在这儿。反正你在什么地方等着挨打，也没什么不同。

电工 Camaradas, no hay luz!

（他这句话说得声音很大，近乎是先知的语调，他突然站起身来，双臂张开得大大的）

菲利普 他说这儿没有一点灯光。你们知道，这老家伙变得着实骇人听闻了。像是个电气希腊合唱队。或是个希腊电气合唱队①。

普雷斯顿 我要离开这儿了。

---

① 指古希腊戏剧中作为评介剧情的一些演员，他们出现在台上，不时用歌舞的形式插入有关主人公命运的阐述，有时集中由一人表演。

陶乐赛　那么，亲人儿，你能带安妮塔和电工一起走吗？

普雷斯顿　来吧。

（他们走时下一颗炮弹飞来了。这一颗真有点劲儿）

陶乐赛　（他们站着听炮弹击中后砖石和玻璃哗啦啦掉下的声音）菲利普，这个角度真的安全吗？

菲利普　这儿跟别处一样安全。真的。安全这个词儿还不大恰当；不过人们现在也几乎不再讲求安全了。

陶乐赛　跟你在一块，我就觉得安全。

菲利普　克制一下，别这样说。这是你心理上的一个可怕的方面。

陶乐赛　但是我没有办法。

菲利普　好好儿克制吧。做个乖姑娘。（他走到留声机前，放上一张肖邦的 C 小调玛祖卡舞曲，作品第 33 号之 4。他们在电炉的微光辉映中聆听着这乐曲）这乐曲很轻柔而且十分老派，但是非常之美。

（接着传来从加拉维达斯山发射的大炮的沉重如班卓琴的哐啷声。炮弹嗖嗖地飞来，在窗外街上轰的一声爆炸，使窗外传进闪光一片）

陶乐赛　唉，亲人儿，亲人儿，亲人儿。

菲利普　（抱住她）你不能换个什么别的称呼吗？我听见你用这称呼叫过许多人了。

（只听得一辆救护车的当当钟声。随后在一片寂静里，留声机上还在放着玛祖卡舞曲，这时——）

幕　落

第　一　幕

第　三　景

佛罗里达旅馆第109号和110号房间。窗户大开，阳光倾泻进来。两室之间有扇开着的门，门框上端钉着一大幅战时宣传画，所以门开时这幅画就正好挡住了门洞。但门还是能敞开的。眼前门正开着，这幅宣传画便如同这两个房间之间的一大幅纸门帘。宣传画下端离地约有二英尺。在109房里，**陶乐赛·布里奇斯**正在床上熟睡。在110房里，**菲利普·罗林兹**正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窗外传来卖报人的叫卖声。"《太阳报》、《自由报》、《今日阿贝赛报》！"有一辆汽车经过时发出一阵喇叭声，接着远远传来哒哒哒的机枪声。

菲 利 普　(伸手去拿电话)请把早报送上来。对，全都送来。(他环顾室内，然后又望着窗外。他看看那幅战时宣传画，明晃晃的早晨阳光使这幅挂在门框里的画显得透明)不。(摇摇头)不喜欢这样。大清早就这样不行。(敲门声)进来。(又是一声)进来。进来！

（房门打开。是那经理来了，两手捧着报纸）

经　　理　早上好，菲利普先生。多谢多谢。向你说早上好，没错。昨晚的事儿太可怕了，呃？

菲 利 普　每晚都有可怕的事儿。真吓人。（他咧嘴一笑）我来看报吧。

经　　理　人家告诉我阿斯图里亚斯[1] 来的坏消息。那儿差不多完蛋了。

菲 利 普　（看着报）报上可没提。

经　　理　对，可是我明白你早就知道了。

菲 利 普　对。我说，我什么时候住进这间屋的？

经　　理　你不记得了，菲利普先生？你不记得昨晚上的事了吗？

菲 利 普　不记得了。没法说我还记得。提个醒儿，看我能不能想起来。

经　　理　（带着真的吃惊的口气）你不记得了，当真？

菲 利 普　（爽快地）一点也不记得了。傍晚时分不大打炮。奇科特酒吧。是呀。把安妮塔带了去规规矩矩地乐一下。我希望跟她没什么麻烦吧？

经　　理　（摇摇头）没有。没有。跟安妮塔没什么麻烦。菲利普先生，你不记得关于普雷斯顿先生的事了？

菲 利 普　对。这灰溜溜的可怜虫干了什么来着？我希望不会是自杀吧。

经　　理　你不记得把他撵到街上去了吗？

---

① 阿斯图里亚斯为西班牙西北部一古地区名。濒比斯开湾，于 1937 年 10 月下旬被佛朗哥的叛军全部占领。

菲利普　从这儿？（他把目光从床上移到窗口）窗下有他的什么痕迹吗？

经　　理　没有，是你昨晚很晚到部里去拿公报回来时在大门口撵的。

菲利普　伤了他？

经　　理　伤口缝上了。缝了几针。

菲利普　你为什么不阻止呢？你为什么容许在这样正派的旅馆里出这样的事呢？

经　　理　随后你就占了他的房间。（忧愁而谴责地）菲利普先生。菲利普先生。

菲利普　（兴高采烈，但有点困惑地）可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不是吗？

经　　理　哦对，是个出色的日子。是到乡间去野餐的好日子。

菲利普　那普雷斯顿干了什么来着？他体格挺棒，你知道。却又那样灰溜溜的。准该认真地挣扎了一番吧。

经　　理　他眼前住在另一间房里。

菲利普　在哪儿？

经　　理　113号。你原来住的房间。

菲利普　而我住在这里？

经　　理　是的，菲利普先生。

菲利普　这讨厌的东西又是什么？（望着门间的那幅透明招贴画）

经　　理　是张宣传爱国的招贴画，很美。带有一种高尚的情操，这儿只能看见背面。

菲利普　那它遮住了什么？通往哪儿？

经　　理　通往小姐的房间，菲利普先生。现在你有了一套房

间就像新婚的快活夫妻那样，我来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如果你需要什么只要打电话叫我好了。恭喜你，菲利普先生。实在绝对还不止是恭喜呢。

菲利普　这门在这一面可以闩上吗？

经　理　绝对可以，菲利普先生。

菲利普　那就把它闩上，出去叫人给我拿点咖啡来。

经　理　是，遵命，菲利普先生。在这样美好的日子不要生气。（接着急匆匆地说）菲利普先生，请你也得想到马德里食物的情况；如果万一有食物多出来不论什么不管多少可以吃的就行什么都行，家里总是需要总是什么都缺乏的。菲利普先生，今天在一个七口之家，你不会相信我居然阔气得供养一位丈母娘。她什么都吃。什么都配她的胃口。另外还有个十七岁的儿子，曾是个游泳冠军。你们叫什么蛙泳的。身坯像这样——（他拿手比划一个奇大无比的胸部和双臂）他吃起来？菲利普先生你哪能相信啊。还是个吃东西的冠军哪。你该明白了。这还不过是七口中的两口罢了。

菲利普　我来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得上我屋里去拿。如果有我的电话，就接到这儿来。

经　理　谢谢你，菲利普先生。你有个像大街一样宽广的心肠。外面有两位同志要见你。

菲利普　叫他们进来吧。

（他们说话时，**陶乐赛·布里奇斯**在隔壁房间里始终熟睡着。在**菲利普**与**经理**谈话的前半段时间，她没

有醒过来，只在床上动弹了一下。这时屋门已关上闩住，两间屋子就相互听不见了）

（两个穿国际纵队制服的同志上）

同志甲　没错。他溜走了。

菲利普　你说他溜走了是什么意思？

同志甲　他走了，就这么回事。

菲利普　（十分迅速地）怎么溜走的？

同志甲　你跟我说说他怎么走的。

菲利普　别跟我来这一套。（转向同志乙，声音怪干巴巴的）怎么回事？

同志乙　他走了。

菲利普　那你当时在哪儿？

同志乙　在电梯和扶梯之间。

菲利普　（对同志甲）你呢？

同志甲　整夜都在门外。

菲利普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那岗位的？

同志甲　根本没有离开过。

菲利普　好好想想吧。你知道你在冒什么险，是不？

同志甲　我很抱歉，但是他已经溜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菲利普　啊，不，不是这么回事，我的小伙子。（他拿起电话听筒叫号码）九七零零零。对。安东尼奥吗？对不起。是的。他还没有到那儿？不。请派人过来带走两个人。到佛罗里达旅馆113号房间。对。请吧。对。（把电话挂上）

同志甲　可我们就做了这些——

菲利普　想好了再说。你需要好好编一个故事，真的。

同志甲　没什么可编的，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

菲利普　想好了再说。别着急。坐下来好好想想。别忘了他是明明在这个旅馆里的。他不可能从你身边溜掉。(他看起报来。那两个**同志**闷闷不乐地站在那儿。他一眼也不瞧他们)坐下吧。舒舒服服地坐下吧。

同志乙　同志，我们——

菲利普　(并不看他)别用这个称呼。

(两个**同志**相互望望)

同志甲　同志——

菲利普　(放下一份报纸，拿起另一份)我跟你们说过别用这个称呼。从你嘴里说出来并不对头。

同志甲　政委同志，我们要说——

菲利普　免了吧。

同志甲　政委同志，你一定得听我说。

菲利普　以后我会听的。不用担心，我的小伙子。我会听的。你刚进来时说话的口气可够躁的。

同志甲　政委同志，请听我说。我要禀报你。

菲利普　你把我要的人给放走了，你把我急需的人给放走了。你把一个要去杀人的人给放走了。

同志甲　政委同志，请——

菲利普　请，这个字眼从军人嘴里说出来可滑稽啊。

同志甲　我不是个职业军人。

菲利普　你一穿上军装就是个军人。

同志甲　我是为了一个理想才来作战的。

菲利普　那真太妙了。现在让我来跟你说说。你来作战是为了一个理想，但是你在一次进攻时就吓怕了。你不

喜欢枪炮声什么的，而人们却在被杀死——而你又怕看死人的样子——于是你也怕死了——你就在自己手上或是脚上开一枪来干脆逃避战争，因为你受不了啦。好吧，你要为此挨枪毙，而你的理想救不了你，老弟。

同志甲　但是我仗打得很出色啊。我并不是自己打伤自己的。

菲利普　我从没说过你是这样的。我不过在设法解释一些事情给你听听。但是看来我没有讲清楚。我在想，你知道，你放走的那个人会去做什么事情，而我要在他去杀人之前，如何再把他弄进这么个好地方。你知道，我万分需要他，而且要鲜龙活跳的。可你却让他跑了。

同志甲　政委同志，要是你不相信我——

菲利普　是呀，我不相信你，而且我也不是政委。我是个警察。听来的话我是一句也不信的，连亲眼见到的也只相信那么一丁点儿。你是什么意思，相信你？听着。你时运不好。我不得不查查清楚你是不是有意这样干的。我希望事情不是这样。（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也不会希望事情是这样的。不过即便你不是有意这样干的，后果反正还是完全一个样。关于责任，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你不得不干。而且关于命令，也只有一种办法。**必须遵守**。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向你解释纪律是厚道的，不过话得说回来，我是不大拿手作解释的。

同志甲　求求你，政委同志——

菲利普　你再用一次这个称呼，就要惹我发火了。

同志甲　政委同志。

菲利普　闭嘴。我不讲什么礼貌了——明白吗？我不得不一直讲礼貌，讲得太多了，我厌死了。礼貌使我腻味。我不得不当着上级的面和你对话。不要再提政委这个字眼了。我是个警察。眼前你对我说的话毫无用处。要知道我也要挨揍的，你明白。如果你没有有意这样干，我就不会太担心了。我必须要弄清楚，你知道。我老实告诉你吧。如果你不是有意这样干，我跟你责任一人一半。

（敲门声）进来。

（门开了，出现两名**突击队员**，身穿蓝制服，头戴平顶军便帽，背着步枪）

队员甲　A sus ordenes mi Comandante.[1]

菲利普　把这两人带到保卫局去。过后我去和他们谈话。

队员甲　A sus ordenes.[2]

（**同志乙**向门口走去。**突击队员**把他上下搜身，看看是否带着武器）

菲利普　他们全有武器的。把他们的枪缴了，带走。

（对那两位**同志**）祝你们好运。（他说这话时带着讽刺）希望你们平平安安地出来。

（四个人出去了，你可以听到他们在过道上走远的脚步声。在另一间屋里，**陶乐赛·布里奇斯**在床上动弹

---

① 西班牙语：遵命前来，我的指挥官。

② 西班牙语：遵命去办。

了一下，醒过来，打呵欠，伸懒腰，伸手去拉挂在床头的叫人铃。你可以听见铃响。**菲利普**也听到了。有人敲他的房门）

菲利普 进来。

（进来的是**经理**，非常紧张不安）

经　理 逮走了两位同志。

菲利普 坏透了的同志。至少有一个是这样。另一个也许完全没问题。

经　理 菲利普先生，眼下你身边事情闹得太多了。我作为你的朋友劝告你。想法把事情悄悄地干吧。事情闹得太多不会有什么好处。

菲利普 对。我看是这样。而且今天天气也真好，是不？还是不对？

经　理 我跟你说你该怎么办。在这样的日子里，你该到乡下去逛逛，来次野餐。

（在隔壁屋子里，**陶乐赛·布里奇斯**已穿上晨衣和拖鞋。她走进浴间，再出来时正在梳她的头发。她的头发非常美，她在床沿坐下，面对电炉梳理头发。她不施脂粉，看来十分年轻。她又拉拉叫人铃，一名**女仆**开门进来。她是位年约六十的小老太婆，穿一件蓝衬衫，系着围裙）

女　仆 Se puede?[1]

陶乐赛 早上好，彼特拉。

彼特拉 您好，小姐。

---

[1] 西班牙语：可以进来吗？

（**陶乐赛**上了床，**彼特拉**把早餐托盘放在床上）

陶乐赛 彼特拉，有鸡蛋吗？

彼特拉 没有，小姐。

陶乐赛 你母亲好些了，彼特拉？

彼特拉 没有，小姐。

陶乐赛 你吃过早餐了吗，彼特拉？

彼特拉 没有，小姐。

陶乐赛 拿只杯子来，马上喝些咖啡吧。快。

彼特拉 等你吃好了我再喝吧，小姐。昨晚上的炮击，这儿也很厉害吗？

陶乐赛 哦，热闹得很。

彼特拉 小姐，你老说吓人的话。

陶乐赛 不，不过彼特拉，的确热闹啊。

彼特拉 在普罗格莱索，我们那一区，有一层楼上死了六个人。今儿早上他们把死尸抬出屋来，沿街的玻璃窗全碎掉了。今年冬天再不会有玻璃窗了。

陶乐赛 这儿可一个人也没死。

彼特拉 先生准备好吃早饭了吗？

陶乐赛 先生不再在这儿了。

彼特拉 他上了前线？

陶乐赛 哦，没有。他从来不上前线的。他只是报道前线。这儿另外有位先生了。

彼特拉 （悲哀地）是谁呀，小姐？

陶乐赛 （快活地）菲利普先生。

彼特拉 啊，小姐。多糟啊。（她哭着走出去）

陶乐赛 （冲着她背影叫唤）彼特拉。喂，彼特拉！

彼特拉 （听天由命地）是，小姐。

陶乐赛 （快活地）去看看菲利普先生有没有起床。

彼特拉 是，小姐。

（**彼特拉**走到**菲利普**先生的门前，敲门）

菲利普 进来。

彼特拉 小姐要我来看看你有没有起床。

菲利普 没有。

彼特拉 （在另一扇门前）先生说他还没起床。

陶乐赛 请你叫他来这儿吃早餐，彼特拉。

彼特拉 （在另一扇门前）小姐请你去吃早餐，不过早餐也不见得有多少了。

菲利普 告诉小姐我从来不吃早餐。

彼特拉 （在另一扇门前）他说他从来不吃早餐。但是我知道他吃起来比三个人吃的还多。

陶乐赛 彼特拉，他太难侍候了。就去跟他说不要犯傻，请他到这儿来吧。

彼特拉 （在另一扇门前）她要你去。

菲利普 什么话。什么话。（他穿上晨衣和拖鞋）这鞋子太小了。准是普雷斯顿的。但晨衣挺好。大可以向他买过来。

（他把报纸收拾在一起，开了门，走向另一间，一面推开门，一面在门上敲敲）

陶乐赛 进来。啊，你到底来啦。

菲利普 难道这一套不是着实不符合常规吗？

陶乐赛 菲利普，你这愚蠢的亲人儿。你刚才在哪儿？

菲利普 在一间非常陌生的房间里。

陶乐赛　你怎么进去的？

菲利普　不知道。

陶乐赛　难道什么事情也记不起了？

菲利普　我只记得说了些把什么人撵走的废话。

陶乐赛　那是普雷斯顿。

菲利普　真的吗？

陶乐赛　对，千真万确。

菲利普　我们一定得把他找回来。不该这样粗暴无礼。

陶乐赛　啊，不。菲利普。不。他永远不回来了。

菲利普　这样讲很难听：永远。

陶乐赛　（坚定地）永远如此。

菲利普　这样讲更难听了。给我恐怖之感。

陶乐赛　什么是恐怖之感，亲人儿？

菲利普　是种超级的恐惧。你明白。有时你看得见。有时又看不见。注意它们随时会出现。

陶乐赛　你并没有这种感觉吧？

菲利普　有啊。我什么都经历过。我记得最坏的是一队海军陆战队队员。过去常突然闯进屋来。

陶乐赛　菲利普，在这儿坐下。（**菲利普**小心翼翼地在床沿坐下）菲利普，你一定得答应我一些事儿。你不要再光是继续喝酒，对人生没有任何目标，不做任何实际的事儿了，好吗？你不能只打算做个马德里的花花公子，对吗？

菲利普　一个马德里的花花公子？

陶乐赛　对。在奇科特混。还有迈阿密酒吧。还有那些大使馆，那个政府部门以及弗农·罗杰斯的公寓，还有那

个要不得的安妮塔。不过那些大使馆才真是最最坏的地方。菲利普,你不是花花公子,对吗?

菲利普　另外还有什么?

陶乐赛　有的是啊。你可以做些正经高尚的事。你可以勇敢沉着地做些好事。你也明白,如果你老是从一家酒吧爬到另一家酒吧,跟那帮要不得的人鬼混,会出什么事?你会被枪杀的。前一晚就有一个人在奇科特被人枪杀。真是可怕。

菲利普　是我们认识的人吗?

陶乐赛　不是。不过是个可怜虫罢了,他拿着喷枪喷射每一个人。他没有一点儿恶意。但是有人生气了,就把他毙了。我眼见这件事,叫人十分沮丧。他们突然开枪打他,他朝天躺在地上,脸色煞白,可就在一刹那之前,他还是那样兴高采烈。他们把每个在场的人扣留了两个小时,警察闻了每个人的手枪,人家就不肯再供应饮料了。他们并不把死者遮盖起来,我们不得不走到就在死者身旁的桌子前,给一个男人出示我们的证件,这真叫人十分沮丧,菲利普。而且他的袜子是那样脏,鞋底完全磨穿了,连件汗背心都没穿。

菲利普　可怜的家伙。你知道如今他们喝的东西简直是毒药。使人喝了发疯。

陶乐赛　但是菲利普,你用不着像他那样啊。再说,你用不着到处去活动,弄得没准会有人朝你打枪。你可以干些政治方面或者军事方面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出色。

菲利普　不要引诱我。不要使我野心勃勃。(稍停一下)不要

开拓远景。

陶乐赛　那晚你拿痰盂闹着玩真是要不得。存心在奇科特挑衅闹事。简直是存心挑衅，谁都这样说。

菲利普　那么我对谁挑衅来着？

陶乐赛　我不知道。对谁不都一样吗？你不该向任何人挑衅嘛。

菲利普　对，我看也是。即使不挑衅，麻烦事也会立时降临的。

陶乐赛　别讲得这样悲观，亲人儿，我们还只刚刚开始共同生活呢。

菲利普　我们——？

陶乐赛　我们的共同生活。菲利普，难道你不想到圣特罗佩[①]那样的地方去过长期的、快活的、平静的生活，或者，你知道，到像过去的圣特罗佩那样的地方去作长时间的散步，去游泳，养孩子，快快活活的什么都有吗？我是真心实意的。难道你不想让这一切都结束吗？你明白我的意思，战争和革命？

菲利普　那么我们能在早餐时看《大陆每日邮报》，吃奶油鸡蛋卷和新鲜草莓酱吗？

陶乐赛　亲人儿，我们要吃火腿蛋，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看《晨邮报》[②]。而且人人会叫我们先生和夫人。

菲利普　《晨邮报》刚停止出版。

---

① 圣特罗佩为法国东南部濒地中海的里维埃拉地区的旅游城市，在戛纳之西。

② 《大陆每日邮报》在巴黎发行，《晨邮报》原来有英、美出的两种，在法国都有供应。

陶乐赛　唉，菲利普，你太丧气了。我真想让我们过上那样愉快的生活。你难道不想有孩子吗？他们可以在巴黎的卢森堡公园里玩儿，滚铁环，放小船。

菲利普　而且你可以在地图上指给他们看，你知道；甚至还可以在地球仪上。“孩子们”；我们来把男的叫德瑞克，这是我知道的最难听的名字。你可以说，“德瑞克。那儿是黄浦江。现在跟着我的手指，我来指给你看爸爸在哪里。”于是德瑞克就会说，“好，妈咪。我看见过台弟吗？”

陶乐赛　哦，不。哪里会是这样的。我们只要找一个美好的地方住下，你可以写作就行了。

菲利普　什么？

陶乐赛　随你高兴写什么。小说、论文，也许还关于这场战争写一本书。

菲利普　一定得是本好书。最好让这本书有——有——你知道——插图。

陶乐赛　要不，你可以研究政治，写一部专著。政治书籍永远有销路，这是有人告诉我的。

菲利普　（拉拉铃）我看是这样吧。

陶乐赛　你可以研究辩证法，写一部专著。关于辩证法的新书总是有销路的。

菲利普　真的吗？

陶乐赛　不过，亲爱的菲利普，你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在这儿开始，做一些值得做的事情，而且停止这些完完全全的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行为。

菲利普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读到过，不过一直没有真的弄懂。

据说一个美国女人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要她喜欢的男人放弃一些嗜好。这是真的吗？你知道，就是放弃到处酗酒，抽弗吉尼亚香烟，戴鞋罩，打猎[1]，或者其他蠢事？

陶乐赛　不对，菲利普。实情是你对任何女人都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菲利普　但愿如此。

陶乐赛　而且我并不要你放弃什么。我要你接受一些东西。

菲利普　好。（吻她）我会接受的。现在吃些早餐吧。我得回屋去打几个电话。

陶乐赛　菲利普，不要走。

菲利普　我一会儿就回来，亲人儿。而且我会十分严肃的。

陶乐赛　你知道你说了什么话吗？

菲利普　当然啦。

陶乐赛　（十分快活）你刚才说了亲人儿。

菲利普　我早知道这是会传染的，可从来不知道这是能接触感染的。原谅我吧，亲爱的。

陶乐赛　亲爱的也是个好词儿。

菲利普　那就再见吧——呃——甜蜜的。

陶乐赛　甜蜜的，啊，你这个亲人儿。

菲利普　再见了，同志。

陶乐赛　同志。唉，你刚才可叫我亲人儿。

菲利普　同志是个不简单的词儿。我想我不该到处乱用。我

---

① 当时的一些名牌香烟都号称以弗吉尼亚州生产的高级烟草制造，鞋罩(gaiter)也可指绑腿，都以皮革制成，打猎主要是大男子的活动，这一些在当时都是有钱人的爱好。

把它收回。

陶乐赛　(狂喜)啊,菲利普。你在政治上有长进了。

菲利普　上帝——呃,哦,你知道,不管是什么,救救我们吧。

陶乐赛　别亵渎上帝。这会带来坏透坏透的运气。

菲利普　(匆促而相当严峻地)再见了,亲人儿亲爱的甜蜜的。

陶乐赛　你不叫我同志了。

菲利普　(走出去)不叫了。你瞧,我在政治上长进了。(他走进隔壁房间)

陶乐赛　(拉铃叫彼特拉。同她说话。舒舒坦坦地背靠在床上的枕头上)哦,彼特拉,他是那么活泼,那么生气勃勃而那么快乐啊。但是他什么事情也不干。据说他该给一家荒唐的伦敦报纸发新闻稿,但是新闻检查所的人说他实际上从没发过什么。听腻了普雷斯顿唠叨他的妻子儿女之后,他是多么叫人耳目一新啊。让普雷斯顿回到他妻子儿女身边去吧,要是他对他们那么钟爱的话。我可以打赌他是不愿回去的。这帮参加战争的有妻子儿女的男人啊。他们不过利用妻子儿女来做跟别人上床睡觉的由头,过后马上用他们来打击你。我的意思是断然地打击你。我不知道为什么跟普雷斯顿混得那么久。而他真太忧郁了。老盼望这城市陷落,如此等等,而且老是看地图。老是看地图是一个男人能养成的最最使人讨厌的习惯之一。不是吗,彼特拉?

彼特拉　我不懂,小姐。

陶乐赛　哦,彼特拉,我猜不透他现在在干什么。

彼特拉　不会是什么好事。

陶乐赛　彼特拉，别这样说。你真是个失败主义者。

彼特拉　不，小姐，我没有政治信仰。我只顾干活。

陶乐赛　好吧，现在你可以走了，因为我想要再睡一会儿。今儿早上我感到很困，但心情很好。

彼特拉　祝你安睡，小姐。（她走出去，带上了门）

（隔壁屋里**菲利普**在接电话）

菲利普　是的。对。叫他来吧。（打门声，一位穿国际纵队制服的**同志**走进来。他潇洒地敬了个礼。他年轻漂亮，是个年约二十三岁的黑黝黝的青年）敬礼，同志。进来吧。

同　志　纵队派我到这儿来。我该到一一三号房间向你报到。

菲利普　房间换过了。你有命令的副本吗？

同　志　只有口头命令。

（**菲利普**拿起电话，报了个号码）

菲利普　八〇——二〇一五。喂，赫道克吗？不。赫道克。我是海克。对。海克。好。赫道克吗？

（转向那位**同志**）你姓什么，同志？

同　志　威尔金森。

菲利普　喂，赫道克。派过一位威尔金森同志来布思渔场[1]吗？好。多谢多谢。敬礼。（挂上话筒。转身向这位**同志**伸出手去）见到你很高兴，同志。现在有什么事？

---

① 以上的"赫道克"、"海克"和这里的"布思渔场"都是为了保密而采用的代号。

威尔金森　我是来听你指挥的。

菲 利 普　哦。(他显出对什么事万分不顺心的样子)你多大了,同志?

威尔金森　二十。

菲 利 普　有过不少乐趣吗?

威尔金森　我参加进来不是为了乐趣。

菲 利 普　对。当然不是。不过问问而已。(他住了口。接着摆脱了他的不顺心的感觉;他用十足的军人口气说话)眼前有一件事得跟你说说。在这场特定的演出里,你必须武装起来强制执行你的权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使用你的武器。在任何情况下。明白了吗?

威尔金森　自卫时也不能?

菲 利 普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威尔金森　明白了。那给我的命令是什么?

菲 利 普　下楼去散散步。然后回到这儿来,要一个房间,办好登记手续。等你开好了房间,到我这儿来一下,让我知道是哪间房间,我再告诉你干什么。今天大部分时间你得待在你那房间里。(他顿住了一下)好好去散散步。可以去喝杯啤酒。在阿吉拉尔酒吧那一类地方今天有啤酒卖。

威尔金森　我不喝酒,同志。

菲 利 普　很对。好极了。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有某种恶习,像麻风病的疮疤似的,时至今日还简直无法根治。不过你是我们的榜样。现在去吧。

威尔金森　是,同志。(他敬礼后下)

菲 利 普　(等他走后)太可怜了。是啊。太可怜了。(电话铃响)喂?我就是。好。不。很抱歉。以后再说。(挂上话筒……电话铃又响了)哦,喂。是啊。真是抱歉。多丢人啊。我会的。好。以后再说。(他挂好话筒。电话铃又响了)哦,喂。哦,很抱歉,真的很抱歉。你看过一会儿再说可好?不行?好家伙。来吧,我们来把它了结一下。(有人敲门)进来吧。(**普雷斯顿**上。他一边眉毛上贴着纱布,看上去不十分健康)真抱歉,你明白。

普雷斯顿　说这种话有什么用?你的态度叫人恶心。

菲 利 普　说得对。那我能给你做些什么?(讲得十分死板)我说过我很抱歉。

普雷斯顿　好,你还是把我的晨衣和拖鞋脱下来吧。

菲 利 普　(脱下)好吧。(他把晨衣和拖鞋交给**普雷斯顿**。很遗憾地)你不会把这晨衣卖掉吧,会吗?这料子真好。

普雷斯顿　不卖。现在马上滚出我的房间。

菲 利 普　难道我们还得重新来一遍吗?

普雷斯顿　如果你不滚出去,我要打铃叫人把你撵出去。

菲 利 普　那还是打铃吧。

(**普雷斯顿**打了铃。**菲利普**走进洗澡间。可以听到哗哗的水声。有人敲门,**经理**进来)

经　　理　没什么问题,什么都好吗?

普雷斯顿　我要你去叫警察,把这个人撵出我的房间。

经　　理　普雷斯顿先生。我马上叫使女给你收拾东西。你在一一四号房也会很舒适的。普雷斯顿先生,你明白

还是不叫警察到旅馆里来的好。警察一开口会说什么呢？这听牛奶是谁的？这听咸牛肉是谁的？谁在这家旅馆里囤积咖啡？大立柜里那许多白糖说明什么问题？谁有这三瓶威士忌啊？这儿是怎么回事？普雷斯顿先生，为了私事决不能去叫警察。普雷斯顿先生，我求求你。

菲 利 普　(在洗澡间里)这儿的三块肥皂是谁的？

经　　理　你明白了，普雷斯顿先生？关于私事，行政当局总会作出错误的解释。有条法律不准藏有这些东西。有条严厉的法律禁止各种各样的囤积行为。这会使警察误解的。

菲 利 普　(在洗澡间)这儿的三瓶古龙香水是谁的？

经　　理　你明白了，普雷斯顿先生？完全出于我的一片好心，我不能去叫警察。

普雷斯顿　嘿，那就……见鬼去吧，你们这两个家伙。那就把东西搬到一一四房间去吧。你是个大混蛋，罗林兹。记住我跟你讲过了，行不？

菲 利 普　(在洗澡间)这四管美能牌剃须膏是谁的？

经　　理　普雷斯顿先生。四管啊。普雷—斯顿先生。

普雷斯顿　你只会乞讨吃食。我给过你不少了。把东西收拾好，叫人搬出去。

经　　理　很好，普雷斯顿先生，只是还有一句话。等我违背了自己的一切意愿主动提个小小请求要点吃食只指望把你超额配给的——

菲 利 普　(在洗澡间，笑得缓不过气来)说什么呀？

经　　理　在跟普雷斯顿先生说只请求把吃不了的那些给我再

说也只是在一家七口的基础上。听着，普雷斯顿先生，我有个岳母——那是件奢侈品——现在嘴里只剩一颗牙了。你明白啦。只剩一颗牙了。就用这颗牙吃所有的东西吃得津津有味。等这颗牙掉了我就得买下全副假牙包括上牙和下牙，她就能吃高级食品了。能吃牛排，能吃猪排，能吃你叫什么萨罗米罗[①] 的东西了。每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普雷斯顿先生，我问她这颗牙怎么样老太太？每天晚上我想如果这颗牙掉了我们该怎么办？给了她一副全新的上下牙马德里的马匹就会剩下不多不够供应部队了。我跟你说呀，普雷斯顿先生，你从没见过这样的女人。这样的一件奢侈品。普雷斯顿先生，你就不能从超额配给品里让给我一小听不管是什么的东西吗？

普雷斯顿 问罗林兹去拿点什么吧。他是你的朋友啊。

菲利普 （从洗澡间里出来）我来集邮家同志给你一听超额配给的呱呱叫的牛肉吧。[②]

经理 哦，菲利普先生。你的心胸比这旅馆还要广大。

普雷斯顿 而且加倍肮脏。（走出屋去）

菲利普 他怨气冲天。

经理 你抢走了那年轻小姐。使他勃然大怒。使他充满了，你什么叫的，一股窝囊气。

菲利普 说得是。他简直是一肚子的窝囊气。昨晚上我着手

---

① 原文为 salomillo，应为 solomillo，西班牙语，意为“牛里脊肉”。

② 此处菲利普有意模仿经理的蹩脚英语。

把他这股怨气打消一些。没成功。

经　　理　听着，菲利普先生。告诉我一件事。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

菲 利 普　我怕要打好长时间。

经　　理　菲利普先生，我真不愿听你这样讲。到现在已经一年了。这不好玩，你知道。

菲 利 普　你用不着担心。你只顾自己活下去就行。

经　　理　你多加小心，也活下去吧。菲利普先生，要格外小心。我知道。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菲 利 普　不要知道得太多。而且不论你知道什么，把你这张嘴闭住，呃？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好好合作下去。

经　　理　但是要多加小心，菲利普先生。

菲 利 普　我活得挺好。来一杯吗？

（他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兑了点水在内）

经　　理　从来不碰酒精。但是听着，菲利普先生。要格外小心。住一〇五的很坏。住一〇七的也很坏。

菲 利 普　谢谢。这些我知道。只是我把那个住一〇七的弄丢了。他们让他溜了。

经　　理　住一一四的只是个笨蛋。

菲 利 普　很笨。

经　　理　昨晚上那人想进一一三去找你，假装走错了房间。我明白的。

菲 利 普　因此我当时才不待在那间房里。我派人钉住了那个笨蛋。

经　　理　菲利普先生，你一定要万分小心。你要我在门上装上耶鲁牌弹簧锁吗？那种大锁？非常坚固的那一

种？

菲利普　不用。装上大锁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你干这一行是不用大锁的。

经　理　你要什么特别的东西吗，菲利普先生？什么都可以？

菲利普　不。不要什么特别的东西。谢谢你把那个要在这儿开个房间的从巴伦西亚来的笨蛋新闻记者赶走。眼前我们这儿笨蛋已经够多了，包括你和我在内。

经　理　不过我可以让他以后住进来，如果你需要的话。我跟他说没有房间了有了就通知他。如果一切平静下来可以让他以后住进来。菲利普先生，你自己保重。务请如此。你明白的。

菲利普　我活得相当好。我只是心情有时有点儿低沉。

（在这一段时间内，**陶乐赛·布里奇斯**从床上爬起来，走进洗澡间，穿着好了才回到屋里。她在打字机桌前坐下，又站起来，把一张唱片放在唱机上。那是肖邦的降A小调叙事曲作品第47号。菲利普听见了音乐声）

菲利普　（对**经理**）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会儿，行吗？你要给他搬东西吗？如果有人来找我，叫他们等我，好吗？

经　理　我来通知那搬东西的使女。

（**菲利普**走到**陶乐赛**的门口，敲门）

陶乐赛　进来，菲利普。

菲利普　你不会介意我在这里喝会儿酒吧？

陶乐赛　不会。请便。

菲利普　我想请你办两件事。

（唱片停了。在隔壁屋里，你可以看到**经理**已出去，

那**使女**进来了，正把**普雷斯顿**的什物堆在床上)

陶乐赛 是两件什么事情，菲利普？

菲利普 一件是搬出这个旅馆，另一件是回美国去。

陶乐赛 怎么啦，你这无礼傲慢的家伙。嘿，你比普雷斯顿还要恶劣。

菲利普 我是说这两件都要做到。这个旅馆眼前不是你住的地方。我这是真心话。

陶乐赛 可我刚刚开始和你过得挺快活啊。菲利普，不要犯傻了。亲人儿，请你不要犯傻。

(隔壁的房门前，你可以看到那穿国际纵队制服的年轻的**威尔金森**同志正站在开着的门口)

威尔金森 (对**使女**)罗林兹同志呢？

使女 请进来坐下。他说让你等他。

(**威尔金森**在椅子上坐下来，背对着门。在隔壁房里，**陶乐赛**已又把唱片放在唱机上。**菲利普**把针头提起拿开，唱片就在唱盘上旋转不止)

陶乐赛 你说过你想来一杯。给。

菲利普 我不想喝了。

陶乐赛 怎么啦，亲人儿？

菲利普 你知道我是认真的。你必须离开这儿。

陶乐赛 我并不怕炮击啊。这你是知道的。

菲利普 并不是因为炮击。

陶乐赛 好，那么是什么呢，亲人儿？难道你不喜欢我？我愿意使你在这儿快快活活。

菲利普 我要怎样干才能使你离开这儿呢？

陶乐赛 怎么也不能。我不走。

菲利普　我要让你搬到维多利亚旅馆去。

陶乐赛　你办不到。

菲利普　但愿我能跟你好好谈谈。

陶乐赛　可你为什么做不到呢？

菲利普　我一向跟任何人都没法好好谈。

陶乐赛　不过亲人儿啊，这只是一种抑制心理罢了。你可以去找个心理分析医生，马上把这毛病治好。这很容易，也非常有趣。

菲利普　你简直没法治了。但是你非常之美。我只要你搬出去。（他把针头放回到唱片上，给唱机上足发条）请原谅，如果我显得情绪低落的话。

陶乐赛　也许不过是你的肝脏问题，亲人儿。

（唱片放送着音乐，你看见有个人在另一间房的门口站住了，房内那**使女**正在工作，那小伙子则坐在那儿。那人头戴贝雷帽，身穿军用雨衣，靠在门框侧柱上，把稳了手中的长筒毛瑟手枪，瞄准**威尔金森**的后脑勺就是一枪。**使女**尖叫一声——"啊哟"——然后用围裙掩脸哭起来。**菲利普**一听见枪声，立即把**陶乐赛**推向床上，右手握枪走向门口。他开了门，就朝两边张望，使自己隐蔽起来，然后绕过墙角走进隔壁房间。**使女**一看见他拿着枪，又大叫起来）

菲利普　别犯傻啦。（他走到尸体所在的椅子前，把**威尔金森**的头抬起来，然后让它垂下）这批狗杂种。肮脏的狗杂种。

（**陶乐赛**跟他走进门。他把她推出去）

菲利普　离开这儿。

陶乐赛　菲利普,出了什么事?

菲利普　别看他。那是个死人。有人枪杀了他。

陶乐赛　是谁开枪打的?

菲利普　也许他自己打的吧。这不关你的事。离开这儿。难道你从没见过死人?难道你不是战时女记者什么的?离开这儿去写篇文章吧。这不关你的事。(然后对使女)赶快把这些罐头和瓶子拿出去。(他动手把大立柜内搁板上的东西扔在床上)所有的罐头牛奶。所有的咸牛肉。所有的白糖。所有的罐头沙丁鱼。所有的古龙香水。所有的多余肥皂。统统都拿出去。我们不得不去报警。

幕　落

第　二　幕

第　一　景

保卫局总部的一间屋子。一张普通的桌子，上面除了一盏绿灯罩的台灯外，空无一物。窗子都关上了，拉下了百叶窗。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矮子，他嘴唇极薄，长着个鹰钩鼻和一张苦行僧的脸庞。他有两条浓眉。**菲利普**坐在桌旁的一把椅子上。那鹰钩鼻子脸的男人手上拿着一支铅笔。桌前的一把椅子上坐着另一个男子，他正在抽抽搭搭地哭泣，身子发抖。**安东尼奥**(有鹰钩鼻子的那个人)很有兴趣地看着他。这就是第一幕第三景中的那个**同志甲**。他光着头，紧身短上衣已经脱下，吊住那条鼓鼓囊囊的国际纵队军裤的背带耷拉在裤子旁边。幕启时**菲利普**站起身来，望着**同志甲**。

菲 利 普　(声音疲惫)我还要再问你一个问题。

同 志 甲　不要问我。请你不要问我。我不要你问我。

菲 利 普　你当时睡着了吗?

同 志 甲　(哽咽)是的。

菲 利 普　（声音十分疲惫平板）你知道对这件事的惩罚吗？

同 志 甲　知道。

菲 利 普　为什么你不肯一开头就说，以便省去许多麻烦呢？我并不会因此而枪毙你。眼前我不过对你失望罢了。你以为人们枪毙人是为了寻开心吗？

同 志 甲　我原该告诉你的。我当时害怕死了。

菲 利 普　是呀。你早该告诉我的。

同 志 甲　真是这样，政委同志。

菲 利 普　（对**安东尼奥**，冷冷地）你以为他当时睡着了吗？

安东尼奥　我怎么知道？你要我审问他吗？

菲 利 普　不要，我的上校，不要。我们要的是情报。我们不要供词。（对**同志甲**）听着，你睡着的时候梦见了什么？

同 志 甲　（抑制了抽泣，迟疑了一下，然后说下去）我记不得了。

菲 利 普　那就想想看。慢慢儿来。我只是要肯定一下。你知道。别想骗我。如果你骗我，我听得出来。

同 志 甲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当时靠在墙上，我朝后靠时我的来复枪正夹在我两腿之间，我想起来了。（他哽咽起来）在梦里，我——我以为那是我的女朋友，她正在给我做什么——有点儿逗的事情。我记不得是什么事情了。这不过是在梦里的情景。（他哽住了）

菲 利 普　（对**安东尼奥**）现在你满意了吧？

安东尼奥　我没有完全弄明白。

菲 利 普　好吧，我看也没人能完全弄明白的，不过他说服了我。（对**同志甲**）你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同 志 甲　阿尔玛。

菲 利 普　好吧。你给她写信时告诉她，说她给你带来了大大的好运气。（对安东尼奥）就我这方面来说，你可以带他下去了。他看《工人报》。他认识乔·诺斯[1]。他有个女朋友叫阿尔玛。他在纵队里考绩不错，但是他打了瞌睡，让一个公民溜走了。那个人开枪打了个叫威尔金森的小青年。因为错把他当作是我了。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给他好多浓咖啡，让他保持清醒，并且不把来复枪夹在两腿之间。听着，同志，我很抱歉，如果在执行我的任务时对你说了些粗话。

安东尼奥　我还要提出几个问题。

菲 利 普　听着，我的上校。如果我不善于处理这件事情，你就不会让我审问这么久了。这小青年没问题。你知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确实像你所谓完全没问题的。但是这小青年着实不错。他只不过睡着了，而我也不是什么法官，你知道。我不过在你手下工作，为革命事业，为共和国，为这件事或那件事工作。在美国，我们有过一位叫林肯的总统，你知道，他为那些因瞌睡而被处死刑的哨兵减刑，你知道。因此我想，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我们也给他减刑得了。他是从林肯支队来的，你知道——那可是个非常优秀的支队啊。这个支队太优秀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如果我存心跟你讲讲的话，你会听得使你那颗该死的心都碎

---

① 约瑟夫（乔为爱称）·诺斯（1904—1976）在青年时代曾在纺织厂任挡车工，在造船厂任夏季季节工，后来进报界任记者，于 1934 年参加美国共产党办的《新群众》周刊编辑部工作，直至 1947 年。其间作为驻欧洲通讯员采访过西班牙内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裂。要是我在这个支队里，我会感到惬意和自豪，而不会像干现在的事时那样窝囊。但是我并不在这个支队里，明白吗？我无非是个二等警察冒充三流记者——但是听着，阿尔玛同志[①] ——（转向囚徒）如果你在我领导下工作，再在值勤时打瞌睡的话，我就亲手枪毙你，明白了吗？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把这话写信告诉阿尔玛。

安东尼奥 （按铃。两名突击队员走进来）把他带走。你讲得很乱，菲利普。但是你有相当的功劳，想在话里全发泄出来。

同志甲 谢谢你，政委同志。

菲利普 哦，在战争中不要说谢谢你。这是一场战争。你在战争中不该说谢谢你。不过你太客气了，明白吗？你写信给阿尔玛的时候，跟她说她给你带来了大大的好运气。（同志甲跟着两名突击队员下）

安东尼奥 对，现在。这家伙从107房间溜走了，把这个小青年错当作你开了枪，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菲利普 哦，我不知道。我想是圣诞老人吧。他有个代号。他们的A类从1到10，B类从1到10，C类从1到10，他们枪杀人，他们炸毁目标，还干那些你再熟悉不过的事情。而且他们干得非常卖力，工作效率可实在并不太高。但是他们杀死了大量不该杀的人。麻烦的是他们把那古巴的“阿贝赛”老路线执行得那么出色，以致除非你能找到他们圈子之外的人来对

---

① 他在这里用同志甲的女朋友的名字来戏称他。

付他们，就不会发生任何作用。正像是只顾挤破脓包而不去听弗莱施曼酵母广告节目[1]。你知道，如果我又讲得乱了，就纠正我。

安东尼奥　那你为什么不使用足够的力量来抓住这个人呢？

菲利普　因为我不能弄出很大的声响，惊动其他我们更加需要的人。此人不过是个杀手而已。

安东尼奥　对。在这个一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留下了不少法西斯分子，而他们是在内部活动的。那是些有胆量来干的家伙。这儿该有两万人在活动吧。

菲利普　不止。要加一倍。但是一旦抓住了他们，他们就是不肯开口。除了那些政客。

安东尼奥　政客。对，政客。我看到过有个政客躺在这间房的那个屋角的地板上，等到要他出去的时候站不起身来。我看到过有个政客跪在地板上爬过来，把两臂抱住我的小腿，吻我的双脚。我注视着他把口水弄湿我的长统靴，而要他干的不过是最简单不过的死去而已。我看见过许多人死去，但从没见过一个政客死得像样的。

菲利普　我不想看见他们死去。这是无所谓的，我想，如果你愿意看他们死的话。我可不愿看。有时候我简直猜不透你是怎样挺过来的。你说，有谁死得像样的？

安东尼奥　你知道的。不要太天真了。

菲利普　对。我想我是知道的。

---

[1] 生于匈牙利的美国酵母制造商查尔斯·路易·弗莱施曼（1834—1897）用匈牙利的制造法在美开厂制造酵母，在1876年费城的美国开国百周年博览会上展出后大受欢迎。

安东尼奥　我可以死得挺像样的。可我并不要求任何人做不可能的事情。

菲 利 普　你是位专家。听着，东尼柯[1]。有谁死得像样的？说吧，说出来吧。说吧。谈谈你的本行对你有好处。谈谈吧，你知道。谈过后的下一件事，你知道，就是把它忘掉。挺简单，呃？跟我说说这运动初期的情况吧。

安东尼奥　（着实骄傲地）你要听吗？你指的是特定的人物吗？

菲 利 普　不。我知道两三个特定的人物。我指的多少是以阶级划分的人。

安东尼奥　法西斯分子，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是那些年轻人；死得很像样。有时候很有气派。他们错了，但是他们很有气派。士兵们，对，大多数没问题。神父们是我一生都反对的。教会向我们开战。我们向教会作战。我是个社会党人，有好多年了。我们是西班牙最古老的革命党。但是要去死——（他用手腕很快地挥动三次，这是西班牙人表示极度敬佩的手势）去死？神父吗？太惊人了。你知道，这是指一般的神父。我不是指那些主教。

菲 利 普　还有，安东尼奥。有时候免不了会出差错，呃？也许由于你不得不仓促行事吧。要不，你知道，就是出差错，我们全都会出差错的。我昨天就出了一个小差错。告诉我，安东尼奥，你从没出过什么差错吗？

安东尼奥　有啊。当然啰。差错嘛。有啊。差错嘛。有的。有的。十分遗憾的差错。不过很少。

---

① 东尼柯为安东尼奥的爱称。

菲 利 普　那么那些差错怎样了结的呢？

安东尼奥　（骄傲地）全都十分圆满。

菲 利 普　啊——（正如拳击手被对方狠狠一拳打在皮肉上时发出的叫声）而且这正是我们在干的行当。你知道，他们用什么荒谬的名字来称呼这行当吗？反间谍活动。这行当可曾使你神经受不了吗？

安东尼奥　（简捷地）没有。

菲 利 普　对于我，这已经使我的神经好久受不了啦。

安东尼奥　不过你干这一行才不多一会儿啊。

菲 利 普　已经在这个国家里泡了倒霉的十二个月了，老弟。而在这之前，在古巴。可曾到过古巴吗？

安东尼奥　到过。

菲 利 普　正是在那里我被卷进了这一行当。

安东尼奥　你是怎样被卷进去的？

菲 利 普　喏，人们开始信任我了，但他们该更明白事理些。可我想，也许正因为他们不明事理，我才开始，你知道，变得多少值得信任了。你知道，并不大张旗鼓地受到信任，而只是多少有节制的信任。而后来，人家对你信任得多一点儿了，你就干得很顺利。再后来，你知道，连你自己也相信起来了。最后，我想你自己也欢迎这种情况了。我似乎感到我还没有把这情况说得很明白。

安东尼奥　你是个好小伙。你工作得很好。人人都十分信任你。

菲 利 普　真该死，太过分啦。而且我也厌倦了，眼前还顾虑重重。你知道我愿意干什么？我愿意再也不杀一个狗

杂种，这辈子我不管是谁，为了什么，都不愿去杀人了。我希望永远不用不得不撒谎。我希望每次醒来时都知道自己跟谁处身在一起。我希望在一个星期中每天早晨在同一个地方醒来。我希望和一个姓布里奇斯的姑娘结婚，这个姑娘你是不认识的。不过你别介意我提起这个姓氏，因为我喜欢在嘴里说出来。而且我希望同她结婚，因为她拥有世界上最颀长、最光洁、最挺直的双腿，而且在她讲话讲得不太在理的时候，我可以不必听。但是我真想看看我们生下的孩子们长得怎么样。

安东尼奥 她就是那个跟那新闻记者在一块的高个儿金发女郎吗？

菲 利 普 别这样议论她。她不是什么跟某个新闻记者在一块的高个儿金发女郎。那是我的女朋友。再说，要是我讲得太多或者浪费了你的宝贵时间，嗐，可以打断我的话嘛。你知道我是个极其异常的人。我既会讲英国英语也会讲美国英语。是在一国出生，在另一国被抚养成人的。如今我就靠了这个在谋生。

安东尼奥 （抚慰地）我知道。你累了，菲利普。

菲 利 普 得，现在我在讲美国英语了。布里奇斯也是这样。不过我吃不准她是否能讲美国英语。你知道，她的英语是在大学里学的，是从那些低档的或文人雅士式的老爷那里学来的，不过你知道这事可笑在什么地方，你是明白的。我就是喜欢听她说话。我不管她说的是什么。我现在松弛下来了，你知道。从早餐以来，我什么都不曾喝过，可我现在却比喝了酒还

醉得厉害，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让你手下的一名特工人员松弛一下行吗，我的上校？

安东尼奥 你该去上床睡觉了。你累坏了，菲利普，而且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呢。

菲 利 普 说得对。我累坏了，而且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要等着去奇科特会见一位同志。名叫麦克斯的。我的确有，我并不夸张地说，许多工作要做。麦克斯，我相信你也认识，而他，为了说明他是个多么出类拔萃的人物，大名后面不带一个姓，而我的姓则是罗林兹，跟我着手干这一行时完全一个样。这说明我干这一行还没多大成就。我在说些什么呀？

安东尼奥 关于麦克斯。

菲 利 普 麦克斯。说对了。麦克斯。是呀，他已经迟到一天了。他到现在已航行了约摸两个星期，为了避免混淆，说他在法西斯防线的后方转悠吧。这是他的专长。而且他说话算话，从不说谎。我可说谎。但眼前不在说。总之，我累坏了，你明白，而且我厌恶死了我这职业，我心慌得像个倒霉蛋，因为我在发愁，而我是并不轻易发愁的。

安东尼奥 说下去。不要感情冲动。

菲 利 普 他说，就是说麦克斯说，可是眼前他在什么地方，我真他妈的想知道，他说找到了一个地方，是个观察哨，你知道。观察炮弹掉在什么地方，然后报告打得不准。是许多观察哨之一。哦，他说围攻炮击本城的德国炮队的头头常到那里去，还有个讨人喜欢的政客。你知道这是个老古董。他也到那里去的。于

是麦克斯思索起来。而我以为他异想天开。但是他想得比我好。我想得比他快而他想得比我好。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公民劫持过来。现在仔仔细细听着，我的上校，等我一说错便纠正我。我认为他这想法非常不切实际。但是麦克斯说了，他是个德国人，非常讲求实际，他情愿到法西斯防线的后方去，就像你去叫人刮胡须一样。还有什么诸如此类的话。得，他说这是完全实际可行的。所以我也这样想了。我现在有点醉了，那是好久没喝酒的那种醉意。说什么我们可以暂时搁起我们一直在进行的其他计划，努力去把这两个人捉了来见你。我不以为这个德国人对你有多大的实际用处，但是他有个很高的交换价值，而这个规划，似乎对麦克斯多少有种吸引力。我说，这该归咎于民族主义。不过要是我们能捉到那另一个公民，你就有所收获了，我的上校。因为他是十分、十分了不起的。我说的是了不起的。他，你该知道，正在城外。但是他知道谁正在城里。于是你只要使他好好开口，你便能知道谁正在城里了。因为他们都和他有联系的。我讲得太多了，是不？

安东尼奥 菲利普。

菲 利 普 是，我的上校。

安东尼奥 菲利普，现在你去奇科特，像个好孩子那样喝个醉，然后去做你的工作，等你得到了消息，就来这儿或者打电话来。

菲 利 普 那么我该说什么话，我的上校，美国话还是英国话？

安东尼奥 随你便。别说傻话吧。现在请你就去，因为我们是

好朋友，而且我十分喜欢你，不过我很忙。听着，那观察哨是真的吗？

菲利普 对。

安东尼奥 妙极了。

菲利普 可妙得出奇。万分万分地出奇，我的上校。

安东尼奥 请你去吧，马上动手。

菲利普 那我讲英国话或者美国话都可以？

安东尼奥 你在闹什么？去吧。

菲利普 那我就说英国话吧。基督啊，我用英国话说起谎来要容易得多，真是可悲。

安东尼奥 去。去。去。去。去。

菲利普 是，我的上校。谢谢你这次富有启发性的简短谈话。我现在就去奇科特。敬礼，我的上校。

（他敬了个礼，看看他的表，下）

安东尼奥 （坐在桌旁目送着他。接着按了叫人铃。进来了两名突击队员。他们敬礼）把刚才你们带出去的那个人再带进来。我要亲自来同他单独地谈一会儿。

幕 落

第 二 幕

第 二 景

奇科特酒吧角落里的一张餐桌。这是你走进店门右手的第一张餐桌。店门和窗前堆着沙袋，堆到门窗的约摸四分之三高。**菲利普**和**安妮塔**坐在餐桌边。一名**侍者**走到餐桌边来。

菲 利 普 还有剩下的桶装威士忌吗?

侍　　者 如今除了杜松子酒，什么桶装的也没有了。

菲 利 普 好的杜松子酒?

侍　　者 布思牌黄色杜松子酒。最好的。

菲 利 普 加上苦黑啤。

安 妮 塔 你不再爱我了吗?

菲 利 普 对。

安 妮 塔 你跟那个大块头金发女郎搞在一起犯了大错。

菲 利 普 什么大块头金发女郎?

安 妮 塔 就是那个大大的大块头金发女郎嘛。高得像座塔。

大得像匹马。

菲利普　一头金发。像片麦田。

安妮塔　你犯了个错误。女人越大。错误越大。

菲利普　哪一点使你以为她是那么大的?

安妮塔　大? 是大得像坦克嘛。等你把她弄大了肚子再看吧。大? 像辆史都培克牌卡车嘛。

菲利普　史都培克这个词儿,经你一说,真太美啦。

安妮塔　对。我最喜欢那些我知道的英文词儿。史都培克。真是美。为什么你不再爱我了?

菲利普　我不知道,安妮塔。你明白。情况变了。(他看看自己的表)

安妮塔　你一向挺喜欢的。眼前完全一样。

菲利普　我明白。

安妮塔　你以前喜欢过。你会再喜欢的。该试试看啊。

菲利普　我明白。

安妮塔　有了好东西,你就不想走开了。大女人有大麻烦。我清楚。我这样有好长时间了。

菲利普　你是个好姑娘,安妮塔。

安妮塔　是因为我上次咬了弗农先生,他们全批评了我吗?

菲利普　不是。当然不是。

安妮塔　我告诉你,我竭力不再这样做。

菲利普　哦,没有人还记得这事了。

安妮塔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人人都知道我咬了人,但是从来没人问过我为了什么。

菲利普　为了什么?

安妮塔　他要从我袜统里拿走三百比塞塔①。我该怎么办？说"好，你拿吧。没问题。自己动手拿"吗？不，我咬他。

菲利普　干得很对。

安妮塔　你这样想？真的吗？

菲利普　对。

安妮塔　哦，你真好，没错。听着，你现在别跟那个大块头金发女郎犯错误啦。

菲利普　你得明白，安妮塔。我怕我要这样干。我怕麻烦就全在于此。我愿意犯一个绝对大大的错误。

（他叫**侍者**，看看自己的表。对**侍者**）你表上什么时间？

侍　　者　（看看酒吧台上面墙上的钟，看看**菲利普**的表）跟你的时间一样。

安妮塔　会是大大的，没错。

菲利普　你不是在吃醋吧？

安妮塔　没有。我只是恨。昨晚上我试试去喜欢。我说好吧，大家都是同志。开始大规模的炮击了。也许大家都会给炸死。应该相互之间都是同志。埋掉斧头不记仇。不要只顾私利。不要自高自大。爱敌人就像爱自己。这一大套废话。

菲利普　你真妙极了。

安妮塔　这一套牢什子过一宵就全忘了。今儿早上我醒过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恨这个女人，整天恨她。

① 比塞塔为西班牙货币的基本单位。

菲 利 普　你不该这样，你知道。

安 妮 塔　她要求你什么呀？她找个男人就像你折朵花。她并不需要。她仅仅找个男人供在自己的屋里罢了。她喜欢你就因为你也是个大个儿。听着。我喜欢你即使你是个矮子。

菲 利 普　不，安妮塔。不。讲话要小心。

安 妮 塔　好好听着。我喜欢你即使你是有病的。我喜欢你即使你干瘪了，是个丑八怪。我喜欢你即使你是个驼背佬。

菲 利 普　驼背佬可幸运呢。

安 妮 塔　我喜欢你即使你是个不幸的驼背佬。我喜欢你即使你没有一个大钱。你要钱吗？我来挣。

菲 利 普　这几乎是我在这一行中还没干过的唯一的事儿。

安 妮 塔　我不开玩笑。我认认真真。菲利普，你抛开她。你回来，回到你知道可以放心的地方来。

菲 利 普　我怕我办不到，安妮塔。

安 妮 塔　只要你试试看嘛。什么也没变。以前你喜欢的，你就再喜欢嘛。这样总是行得通的，只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

菲 利 普　但是你瞧，我变啦。我不是故意这样的。

安 妮 塔　你没变。我了解你。我认识你好久了。你不是那种会变的人。

菲 利 普　男人全会变。

安 妮 塔　这不是真的。是累了，对。是想离开了，对。要到处跑跑了，对。是生气了，对，对。是待亏你了，对，大大待亏了。是变了吗？不。只是想换换生活习惯。

无非就是一种习惯嘛。很快就会跟不管什么人相处得好的。

菲利普　这我明白。是啊，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你该明白，正是这样偶然碰上了某个同胞，使你心烦意乱了。

安妮塔　并不是你的同胞。并不像你一样。是另一种血统的人。

菲利普　不，是同一类型的人。

安妮塔　听着，那个大块头金发女郎已经使你疯了。要不了多久，你就不会好好思索了。就不再和你现在一样了，就像鲜血和油漆那样。看上去是一样的。可以是鲜血，可以是油漆。好吧。把油漆灌进身子，来取代鲜血吧。你会得到什么呢？一个美国女人。

菲利普　你对她不公平，安妮塔。就算她懒惰，被宠坏了，着实愚蠢，而且大肆追求异性也罢。她还是非常美丽，非常友好，非常迷人，而且着实天真——又十分勇敢。

安妮塔　好吧。美丽？等你完蛋了，还要什么美丽？我是明白你的。友好？好吧；友好可以变成不友好的。迷人？是的。迷人，就像蛇对兔子那样。天真？你使我发笑。哈，哈，哈。天真得最后竟成为犯罪啦。勇敢？勇敢？你又使我发笑了，如果我肚子里还发得出笑声来的话。勇敢？好吧，我笑。嘀，嘀，嘀。你在这场战争里一直在干些什么，竟然分不清什么是无知什么是勇敢吗？勇敢？天呀，这——（她从桌边站起身来，拍拍臀部）就这样。现在我走人。

菲利普　你对她太苛刻了。

安妮塔　对她苛刻？我恨不得朝她眼下躺着的床上扔颗手榴弹。我跟你说老实话。昨晚上我把这一切全试过了。一切牺牲。一切放弃。你知道。现在只有一种美好的健康的感觉了。我恨。（她下）

菲利普　（对侍者）你有没有见到一位国际纵队的同志到这儿来找我？名叫麦克斯的？一位脸上在这儿有道疤痕的同志。（他把手从嘴边一直移到下巴上）一个掉了门牙的同志？牙肉有点发黑，那是人家拿烧红的烙铁烫出来的。这里还有一块伤疤。（他把手指在下巴的下角比划了一下）你见过这样一位同志吗？

侍　者　他没有到这儿来过。

菲利普　要是有这样一位同志来，请你叫他到旅馆里来好吗？

侍　者　哪家旅馆？

菲利普　他知道哪家的。（起身走出，但回头一望）告诉他我到外面找他去了。

幕　落

第　二　幕

第　三　景

景同第一幕第三景。佛罗里达旅馆中相连的109号和110号房间。屋外漆黑，窗帘拉上。110号房内空无一人，也没有灯光。109号房内则灯光明亮，桌上的台灯和天花板上的大灯，还有夹在床头的小灯都开着。电暖炉和电灶都开着。**陶乐赛·布里奇斯**穿着高翻领毛衣、粗花呢裙子、羊毛长统袜和短马靴，正在电灶的环火上用一只长柄炖肉锅在煮东西。透过拉上的窗帘传来遥远的枪炮声，**陶乐赛**按了下铃。没有回音，她再按了一下。

陶 乐 赛　嘿，这个电工真该死！（她走到门边，开了门）彼特拉！嗨，彼特拉！

（只听得那**使女**在过道里走过来。她走进屋内）

彼 特 拉　什么事，小姐？

陶 乐 赛　那电工在哪儿呀，彼特拉？

彼 特 拉　你不知道吗？

陶乐赛　不知道。怎么啦？他就是该来把这电铃修好嘛！

彼特拉　他来不了啦，小姐，因为他死了。

陶乐赛　你说什么？

彼特拉　昨晚上他在炮击中出去，被击中啦。

陶乐赛　他在炮击中出去？

彼特拉　是的，小姐。他喝了点酒，他要回家就出去了。

陶乐赛　这可怜的小家伙！

彼特拉　是的，小姐，真罪过啊！

陶乐赛　他怎样被击中的，彼特拉？

彼特拉　有人从窗户里向他开枪，人家这样说。我弄不清。这是人家对我说的。

陶乐赛　是谁会从窗户里向他开枪呢？

彼特拉　唉，夜里炮击的时候，有人总是从窗户里向人开枪的。第五纵队的那批家伙。那些在城里向我们开战的家伙。

陶乐赛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枪杀他呢？他不过是个可怜的小工人罢了。

彼特拉　他们从他的衣着上就可以认出他是个工人。

陶乐赛　当然啰，彼特拉。

彼特拉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开枪打他的。他们是我们的敌人。甚至是我的敌人。如果我被打死了，他们也会高兴的。他们会以为这就少了一个劳动人民啦。

陶乐赛　但这太骇人听闻了！

彼特拉　对，小姐。

陶乐赛　这太可怕了。你是说他们开枪杀人，连被杀的人是谁也不弄清楚的吗？

彼特拉　是啊。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陶乐赛　他们是帮可怕的人！

彼特拉　对，小姐！

陶乐赛　但是没有电工我们怎么办？

彼特拉　明天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但是现在他们都关店了。也许你不该开那么多灯，小姐，要不保险丝也许就不会断了。只要开你用得着的灯就可以了。（陶乐赛把灯全关了，只留下床头的灯）

陶乐赛　现在我连煮这牢什子也看不清了。不过我看也许反倒好些。罐头上并没说明你可不可以热一下。这一来也许会搞糟的！

彼特拉　你在煮什么，小姐？

陶乐赛　我也不知道，彼特拉。罐头上没有招贴纸。

彼特拉　（瞅了锅里一眼）看上去像是兔子肉。

陶乐赛　看上去像兔子的实在是猫。但是我不相信人家会不怕麻烦把猫肉装在罐头里，然后从巴黎一路运到这里，是不？当然啦，他们也许在巴塞罗那装了罐头，然后运到巴黎，再把它空运到这儿。你以为是猫吗，彼特拉？

彼特拉　要是在巴塞罗那装的罐头，你就弄不清装的是什么了！

陶乐赛　唉，我对这一切厌烦死了。你接手来煮吧，彼特拉！

彼特拉　是，小姐。我该加些什么进去？

陶乐赛　（拿起一本书，走到床头的小灯边，舒展着身子在床上躺下）放什么都可以。随便开个罐头好了。

彼特拉　是给菲利普先生吃的吗？

陶乐赛　要是他来的话。

彼特拉　菲利普先生不是什么东西都爱吃的。最好还是仔细地为菲利普先生加些什么东西进去。有次他把整盘早餐都扔在地板上。

陶乐赛　为什么，彼特拉？

彼特拉　因为他在报上看到了什么。

陶乐赛　大概是因为艾登[①] 吧。他恨艾登。

彼特拉　话得说回来，这是种十分粗暴的行为。我对他说他没有权利这样做。没有权利，我对他说。

陶乐赛　那他后来干了什么呢？

彼特拉　他帮我把盘里的东西全捡起来，然后趁我弯下腰去时，在我这儿啪的打了一下。小姐，我不喜欢他住在隔壁屋里。他和你的教养不一样。

陶乐赛　我爱他，彼特拉。

彼特拉　小姐！请别干这码子事吧。你没有像我那样，给他收拾房间和整理床铺有七个月了。小姐，他不规矩。我不是说他不是个好人。但是他不规矩。

陶乐赛　你意思是说他坏？

彼特拉　不。不是坏。坏是肮脏。他非常干净。他每天洗澡，甚至用冷水洗。连在最冷的日子里，他也要洗脚。但是，小姐，他不好。而且他不会使你快活的。

陶乐赛　不过彼特拉啊，他比任何人都使我快活。

彼特拉　小姐，这算不上什么。

---

① 曾于60年代中任英国首相的安东尼·艾登（1897—1977）当时为外交大臣。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德、意法西斯政府公然以武器及武装人员支援佛朗哥将军的部队，英、法政府却以“不干涉政策”为名对政府军实行封锁。

陶 乐 赛 你是什么意思，这算不上什么？

彼 特 拉 这是这儿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陶 乐 赛 你们不过是个拿手吹牛的民族。难道我就不得不听这一套关于征服者[①] 的说法吗？

彼 特 拉 我不过是说这儿有种不规矩的风气。一个好人也会犯上的，也许吧，是啊，就像跟我结婚的那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也犯上了。但是凡是不规矩的人都犯上的啊。

陶 乐 赛 你是说你听到他们讲自己犯上的吧。

彼 特 拉 不是这样，小姐。

陶 乐 赛 （被激起了好奇心）你是说他们实际上……？

彼 特 拉 （丧气地）是的，小姐。

陶 乐 赛 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你认为菲利普先生真是个不规矩的男人？

彼 特 拉 （认真地）太不规矩了！

陶 乐 赛 哦，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走廊里响起了厚底鞋的脚步声。**菲利普**和三个穿国际纵队制服的**同志**走进 110 号，**菲利普**开了灯。**菲利普**没有戴帽子，湿淋淋的，头发零乱。**同志们**中有个是**麦克斯**，就是脸上有伤疤的那个。他满身烂泥，随着大家走进房来，就在桌前的一把椅子上反坐下来，面对着椅背，把双手和下巴搁在椅背的顶端。他的脸使人惊异。另一位**同志**肩上挎着一支短筒自动来复枪。再一位有支长筒毛瑟军用手枪，外有木

---

① 征服者(conquistadores)指当年征服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

壳，挂在大腿边）

菲利普 我要你们在走廊那边堵住这两个房间。任何人要见我，你带他进来。楼下还有多少同志？

同　志 （挎来复枪的）二十五个。

菲利普 这是一〇八和一一一号房间的钥匙。（他把钥匙分给他们两人）把房门打开，就站在门里边，这样你们可以监视走廊。不，最好还是每人拿把椅子，坐在门里边可以监视外面的地方。好。走吧……同志们！（他们敬礼后走出去。**菲利普**走到脸上有伤疤的那个**同志**面前。他把手搭在那人的肩上。观众看到那人在打瞌睡已有一阵子了，但**菲利普**并没有发觉）麦克斯。（**麦克斯**醒过来，望着**菲利普**，微微一笑）真有那么糟吗，麦克斯？（**麦克斯**注视着他，又微笑了，并摇摇头）

麦克斯 没那么糟。

菲利普 那他什么时候来？

麦克斯 每当大规模炮击的晚上。

菲利普 在什么地方？

麦克斯 在埃斯特雷马杜拉路尽头一所房子的房顶上。那儿有座小塔楼。

菲利普 我还以为他到了加拉维达斯山呢。

麦克斯 我也这样想过。

菲利普 哪一天会有更大规模的炮击？

麦克斯 今儿晚上。

菲利普 什么时候？

麦克斯 十二点一刻。

菲 利 普　你能确定吗？

麦 克 斯　如果你看到那些炮弹就知道了。全都摊出在外面了。而且他们都是大大咧咧的士兵。要不是我有着这副脸相，我大可以留在那儿，摆弄一门大炮。说不定他们竟会把我放在参谋部门的。

菲 利 普　你在哪儿换制服的？我曾经到那边一两处地方去找过你。

麦 克 斯　在卡拉万切尔的一座房子里。那一带可以找到上百处没人占领的房屋。我看有一百零四处吧。就在我们和他们的防线之间。在那边什么也不成问题。士兵们全都很年轻。要是有位军官看见了我的脸，那就不同了。一位军官会知道这样的脸相是从哪儿来的。

菲 利 普　那么眼前怎么办？

麦 克 斯　我想我们今晚上就去。为什么要等待？

菲 利 普　路上怎么样？

麦 克 斯　全是泥浆。

菲 利 普　你要多少人？

麦 克 斯　就是你跟我。或者你另外派不论哪一个给我。

菲 利 普　我自己去。

麦 克 斯　好！眼前洗个澡怎么样？

菲 利 普　妙！去洗吧。

麦 克 斯　还要睡一会儿。

菲 利 普　我们该什么时候动身？

麦 克 斯　九点半。

菲 利 普　那就去睡一会儿吧。

麦克斯 你来叫醒我?

（他走进洗澡间。**菲利普**走出房间，关上门，敲敲109号的房门。）

陶乐赛 （从床上）进来！

菲利普 你好，亲人儿。

陶乐赛 你好。

菲利普 你在煮什么东西吗?

陶乐赛 我刚才煮了些，可是我厌烦了。你饿吗?

菲利普 饿得慌。

陶乐赛 在那儿锅子里。把电炉开了，就会热的。

菲利普 你怎么啦，布里奇斯?

陶乐赛 你到哪儿去过?

菲利普 不过去了城外。

陶乐赛 去干什么?

菲利普 溜达溜达罢了。

陶乐赛 你把我扔在这儿整整一天。自从今儿早上那个可怜人被枪杀以来，你就把我扔在一边。我在这儿等了你一整天。除了普雷斯顿，一整天竟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可是他使人腻烦，我不得不请他走。你到哪儿去过?

菲利普 溜达溜达罢了。

陶乐赛 去了奇科特?

菲利普 对。

陶乐赛 那你见到那个可怕的摩尔人了?

菲利普 是啊，安妮塔。她要我带个好。

陶乐赛 她真是十恶不赦！你留着她的问好吧。

(**菲利普**用勺子从炖锅里舀了些在盘子里，尝了一口)

菲利普 我说。这是什么呀?

陶乐赛 我不知道。

菲利普 我说。好吃极了。是你自己做的吗?

陶乐赛 (忸怩地)是啊。你喜欢吗?

菲利普 我一向不知道你还会做菜。

陶乐赛 (含羞地)真的吗，菲利普?

菲利普 我说的确好吃！但是你怎么会想到在里面放上腌鲱鱼的?

陶乐赛 嘿，该死的彼特拉！原来那就是她开的另外一个罐头。

(敲门声。来的是**经理**。那个挎自动来复枪的**同志**正紧紧地抓住他的一条手臂)

挎来复枪的同志 这个同志说要见你。

菲利普 谢谢你，同志。让他进来吧。

(**挎来复枪的同志**放开**经理**，敬了一个礼)

经理 实在绝对没出什么事，菲利普先生。刚经过走廊，肚子饿得对香味特别敏感，闻出是在做菜，就停了下来。马上被这位同志逮住了。完全没问题，菲利普先生。绝对没有事。你不用操心。胃口好，菲利普先生。吃得香，太太。

菲利普 你来得正是时候。我有些东西给你。把这些拿去。(用双手把那长柄炖肉锅、菜盘、叉子和勺子都交给他)

经理 菲利普先生。不。我不能。

菲利普　集邮家同志，你一定得拿！

经　理　不，菲利普先生。（全接下了）我不能。你使我感动得掉眼泪。我绝对不能。太多啦！

菲利普　同志，不要再多说了！

经　理　你用感情把我的心融化了。菲利普先生，从我的心底深处，我谢谢你。（他一只手拿菜盘，一只手拿长柄锅，走出屋去）

陶乐赛　菲利普，我很抱歉。

菲利普　要是你不介意，我想来点威士忌，兑上点儿白水。随后你可以开一罐咸牛肉，把一只洋葱切切片。

陶乐赛　可是菲利普，亲人儿，我受不了洋葱的臭味！

菲利普　十之八九今晚上这臭气不会打扰我们。

陶乐赛　你是说你不打算留下？

菲利普　我不得不出去。

陶乐赛　为什么？

菲利普　跟那些手下人一起。

陶乐赛　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菲利普　是吗？

陶乐赛　对。太清楚了。

菲利普　糟透了，是不？

陶乐赛　真可恨！用你这套办法来浪费你的时间和你的生命，真是既可恨又愚蠢。

菲利普　而我又年轻又大有前途。

陶乐赛　我们明明可以像昨晚一样留下过一个可爱的夜晚，你却偏要出去，真是恶劣。

菲利普　这就是我心中的兽性。

陶乐赛　但是菲利普，你可以留下的嘛。你可以就在这儿喝酒，或者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会高高兴兴的，放放唱片。我也要喝酒，即使过后会使我头痛。如果你要人多一点，我们可以找许多人来。屋子里可以一片人声，满是烟雾，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用不着出去啊，菲利普！

菲利普　过来，吻吻我！(把她搂在怀里)

陶乐赛　不要吃洋葱嘛，菲利普。要是你不吃洋葱，我会觉得你更牢靠些。

菲利普　好吧。我不吃洋葱。你有番茄酱吗？

(敲门声。**挎来复枪的同志**和**经理**上)

挎来复枪的同志　这位同志又来了！

菲利普　谢谢你，同志。让他进来。

(**挎来复枪的同志**敬了个礼就走出去)

经　理　不过是来告诉你开开玩笑我是受得了的，菲利普先生。有幽默感的，没关系。(凄然地)吃的东西目前是不能开玩笑的。也不能糟蹋，也许吧，要是你好好想想的话。不过没关系。我接受这个玩笑。

菲利普　拿这两个罐头去吧。(从大立柜里拿两听咸牛肉给他)

陶乐赛　那是谁的牛肉？

菲利普　哦，我想是你的牛肉吧。

经　理　谢谢你，菲利普先生。这玩笑开得好，没错。哈，哈。很贵，没错，是的，也许吧。但是谢谢你，菲利普先生。也谢谢你，小姐。(他走了)

菲利普　听着，布里奇斯。(他拿双臂搂住她)不要介意，要是

我今晚不近人情的话。

陶 乐 赛　亲人儿,我只求你今晚留下。我希望我们俩能过过家庭生活。这儿很舒适。我可以把你的屋子收拾一下,弄得可人心意。

菲 利 普　今儿早上弄得有点儿乱了。

陶 乐 赛　我会收拾好,使你喜欢住在里面的。你可以弄一把舒适的椅子和一只书架,加上一盏好的台灯,还挂上些画。我真的可以收拾得挺好的。请你今晚留下,看看这儿有多么好。

菲 利 普　明天晚上吧。

陶 乐 赛　为什么不今天晚上呢,亲人儿?

菲 利 普　唉,今晚可是那种不安宁的夜晚,使你觉得不得不出去忙上一阵子,去找找人。再说,我还有个约会。

陶 乐 赛　什么时候?

菲 利 普　十二点一刻。

陶 乐 赛　那么过后再回来吧。

菲 利 普　好吧。

陶 乐 赛　随时都可以来。

菲 利 普　真的——?

陶 乐 赛　真的。请吧。(他抱住她。他捋捋她的头发。把她的头朝后仰,吻她。楼下传来欢呼和唱歌的声音。随后你听到同志们开始唱《游击队之歌》。他们一直把歌唱完)那是支可爱的歌子。

菲 利 普　你简直没法说这支歌有多美。(同志们在唱《红旗歌》了)你知道这支歌吗?(他这时坐在床上她的身旁)

陶乐赛　知道。

菲利普　我认识的那些最高尚的人为这支歌去赴死。

（在隔壁屋里，你可以看到那个破相的**同志**睡着了。当他们刚才说话的时候，他洗完了澡，烘干了他的衣服，掸掉了上面的泥土，然后在床上躺下。在他睡时，灯光照射在他的脸上）

陶乐赛　（在**菲利普**身边，躺在床上）菲利普，菲利普，求你了，菲利普！

菲利普　你知道今晚上我可不大想做爱啊。

陶乐赛　（失望地）好啊。可爱得很！可是我只要你留在这里啊。就留下来，享受一点家庭生活吧。

菲利普　我不得不去，你知道。真的。

（楼下，同志们在唱《国际歌》）

陶乐赛　这支曲子人家常在葬礼上演奏。

菲利普　但是在其他场合也唱的。

陶乐赛　菲利普，请你不要走！

菲利普　（把她搂在怀里）再见了。

陶乐赛　不。求求你，求求你，不要走！

菲利普　（站起身来）听着，上床前把这两扇窗子全打开好吧？要是午夜左右有炮击，你不希望有块玻璃给震碎吧。

陶乐赛　不要走，菲利普。请你不要走！

菲利普　敬礼，同志！（他没有敬礼。他走进隔壁房间。楼下的同志们又在唱《游击队之歌》了。**菲利普**在110号房内，看看睡在那儿的**麦克斯**；接着走过去把他推醒）麦克斯！

麦克斯　（立刻醒来，瞧瞧四周，对着直射他眼睛的灯光眨眨

眼，然后微笑）时间到了？

菲利普 是的。要喝酒吗？

麦克斯 （从床上起身，带着微笑，伸手去摸他那双放在电暖炉前烘烤的靴子）想得很。（**菲利普**倒了两杯威士忌，伸手去拿凉水瓶）不要兑水把酒糟蹋了。

菲利普 祝你健康！

麦克斯 祝你健康！

菲利普 我们走吧！

幕 落

（楼下，**同志们**在唱《国际歌》。幕下时，**陶乐赛·布里奇斯**正躺在109号房内的床上，双手抱着枕头；她一边哭，一边双肩抽动着）

第　二　幕

第　四　景

与第三景同，但时间是清晨四点三十分。两间房都是漆黑的，**陶乐赛·布里奇斯**在床上熟睡着。**麦克斯**和**菲利普**在走廊里走来，**菲利普**用钥匙打开110号的房门，把灯开亮。他们相互望望。**麦克斯**摇摇头。两人都浑身泥泞，简直难以辨认。

菲利普　得了，下次再说吧。

麦克斯　非常抱歉。

菲利普　这不是你的错。想先洗个澡吗？

麦克斯　（脑袋搁在双臂上）你就去洗吧。我太累了。

菲利普　（走进洗澡间。接着又走出来）没有热水了。我们所以住在这危险的鬼地方就是为了热水，可眼前却没了！

麦克斯　（睡意浓重）我失败了，非常伤心。我原来很有把握他们会来的。可是他们没有来。

菲利普　脱了衣服睡一会儿吧。你真是个出色的该死的侦察

队长，你自己清楚。谁也没法干得像你那么漂亮……如果人家取消那次炮击，可不是你的错啊。

麦克斯 （真正完完全全累坏了）我太困了。我困得像生了病。

菲利普 来吧，我来帮你上床去睡。（他帮**麦克斯**脱下靴子，脱下衣服。然后把**麦克斯**摔在床上）

麦克斯 这床多好呀。（他用双臂抱住枕头，两腿大大叉开）我合扑着睡，这样到早上就不会吓着任何人了。

菲利普 （从洗澡间里）你占整张床吧。我到隔壁去搭个铺。（他走进洗澡间，你可以听到哗哗的水声。他穿着睡衣并披着件晨衣走出来，打开连接两间房的门，从那幅宣传画下钻过去，走到床边，爬上了床）

陶乐赛 （在黑暗中）亲人儿，很晚了吧？

菲利普 五点左右。

陶乐赛 （满是睡意）你上哪儿去了？

菲利普 找人去了。

陶乐赛 （还没真的醒过来）你们见面了吧？

菲利普 （向床的一边滚过去，这样便和她背对背了）那个人没有露面。

陶乐赛 （满是睡意，但是急于透露消息）今晚上没有打炮啊，亲人儿。

菲利普 好！

陶乐赛 晚安，亲人儿。

菲利普 晚安！（你听到一挺机关枪卜—卜—卜的声音从敞开的窗子外的远处传来。他们平静地躺在床上，接着我们听见**菲利普**在说话）布里奇斯，你睡着了吗？

陶乐赛 （几乎睡着了）没有，亲人儿。没有，如果——

菲利普　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

陶乐赛　(满是睡意)好,我最亲爱的。

菲利普　我要告诉你两件事。我心里怀着恐惧,还有我爱你。

陶乐赛　唉,你这可怜的菲利普。

菲利普　我从没对人说过我怀着恐惧,我也从没对人说过我爱他们。但是我爱你,明白了吗?你听见我的话了?你感觉到我吗?你听见我说的话了?

陶乐赛　啊,我是始终爱你的。而且感到很舒服。有点像在一场暴风雪中,如果雪不冷而且不会融化的话。

菲利普　我在白天不爱你。我在白天什么也不爱。听着,我要讲些别的事情。你可愿意和我结婚,或者永远和我住在一起,或者陪我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并且做我的情人吗?听见我说了吗?我说了,明白了吧。

陶乐赛　亲人儿,我愿意和你结婚。

菲利普　着。我在夜里会说可笑的话,不是吗?

陶乐赛　我希望我们结婚,努力工作,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你知道我并不像我讲的那样愚蠢,否则我就不会在这里了。而且你不在的时候,我工作来着。可是就因为我不会做饭,你就不满意了。在一般的情况下,你可以雇个人做饭嘛。唉,你呀。我就爱你这副宽大的肩膀,走起路来像只大猩猩,还有一副滑稽的脸相。

菲利普　有朝一日我干完了这一行,我的脸相会变得滑稽得多呢。

陶乐赛　你心里的恐惧打消了一些吗,亲人儿?你愿意给我谈谈这份恐惧吗?

菲利普　嘿,让它见鬼去吧。我怀着这份恐惧有好久了,如果

它消失了，我反倒会觉得若有所失呢。我来再告诉你一件事吧。（他说得非常之慢）我愿意和你结了婚，远走高飞，摆脱掉这儿的一切。我说过这样的话吗？你听见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陶乐赛　好，亲人儿，我们会这样做的。

菲利普　不，我们不会这样做。即使晚上躺在床上，我也知道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我喜欢这样说说。啊，我爱你。真正该死，真正该死，我爱你啊。而你拥有世上最最可爱的魔鬼身材。我还崇拜你哪。你听见我说过这话吗？

陶乐赛　是呀，我的亲亲，不过关于我的身材你却说得不对。这不过是个还看得过去的身材，可是我真喜欢听你这样说。现在跟我讲讲你的恐惧吧，也许讲了就能打消的。

菲利普　不。人人都有自己的恐惧，我可不愿让这份恐惧传开去。

陶乐赛　我们想法睡一会儿好吧，我的大个子可人儿？我的千古暴风雪。

菲利普　都快天亮了，我又恢复了理智。

陶乐赛　请想法睡一会儿吧。

菲利普　听着，布里奇斯，我来说些别的事情吧。现在都快天亮了。

陶乐赛　（嗓音怪动人地）对，亲人儿。

菲利普　如果你要我睡着，布里奇斯，只消拿槌子在我脑袋上敲一下就行。

幕　落

第　三　幕

第　一　景

时间：五天后。下午，还是在佛罗里达旅馆第109号房和110号房内。

景同第二幕第三景，不同的是两室之间的房门开着。那幅宣传画的下端飘动着，而在**菲利普**室内，床边的床头柜上摆着一只花瓶，满插着菊花。床右沿着墙壁放着一只书架，几把椅子上罩着印花布套。窗户上挂着窗帘，也是用这种印花布做的，而床上的白床单上盖着一条床罩。所有的衣服都整整齐齐地挂在衣架上，三双**菲利普**的靴子，全都上了鞋油擦得锃亮，正由**彼特拉**放进壁柜。**陶乐赛**在隔壁109号房间里，正在镜前试穿一件银狐披肩。

陶乐赛　彼特拉，请过来一下！

彼特拉　（放好靴子后，正把她瘦小老迈的身体挺直起来）是，小姐！（转身走到109号房的正门，开门时敲了一下，然后双手握在一起）哦，小姐，这披肩真美！

陶乐赛　（侧着头从肩上望着镜内）这不对头，彼特拉。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不过就是不对头！

彼特拉　看上去很可爱嘛，小姐！

陶乐赛　不，这领子的上部有点儿不对头。可我的西班牙语说得不够好，没法给那个笨蛋皮货匠说清楚。他正是个笨蛋。

（你听到有人从走廊上走过来。那是**菲利普**。他打开了110号的房门，朝室内扫了一眼。他脱下皮茄克，随手扔在床上，然后把贝雷帽抛向屋角的衣架。帽子掉在地上。他在一把有印花布套的椅子上坐下，脱下靴子。他就让它们在屋中央的地板上滴着水，走到床边。他拿起床上的皮茄克，扔在一把椅子上。它摊开着搁在那儿。随后他便躺在床上，从罩被下面抽出几只枕头垫在头下，开了床头灯。他朝下伸手把床边的床头柜的双扇门打开，拿出一瓶威士忌，在一只原来端端正正地倒扣在冷水瓶颈上的玻璃杯中倒了一杯，然后兑上点儿水。他左手拿着玻璃杯，另一只手伸向书柜去拿一本书。他倒身躺了一会儿，一动也不动，接着耸耸肩，不舒适地扭扭身子。最后，他从腰带下抽出一支手枪，放在身边的床罩上。他蜷起双膝，呷了第一口酒，开始看书）

陶乐赛　（从隔壁房里）菲利普，菲利普亲人儿！

菲利普　是呀。

陶乐赛　请你到这儿来。

菲利普　不来，亲爱的。

陶乐赛　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菲利普　(看着书)拿过来吧。

陶乐赛　好吧,亲人儿。

(她最后一次对镜子里看看披肩。她披上了显得十分美丽,而且衣领部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她披着披肩,十分骄傲地走进门来,像模特儿一样转动身体,显得十分优美和雅致)

菲利普　你从哪里弄来的?

陶乐赛　我买来的,亲人儿。

菲利普　用什么买的?

陶乐赛　用比塞塔呗。

菲利普　(冷冷地)非常漂亮。

陶乐赛　你不喜欢吗?

菲利普　(还是紧盯着披肩)非常漂亮。

陶乐赛　怎么啦,菲利普?

菲利普　没什么。

陶乐赛　难道你不乐意我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吗?

菲利普　那完全是你的事。

陶乐赛　不过,亲人儿。这很便宜啊。这些狐皮每只不过花了一千二百比塞塔。

菲利普　在国际纵队里,这等于一个人一百二十天的饷金。想想看。这就是四个月啊。我不相信我认识的人中有哪一个在前线待上四个月而不受伤——或者死去的。

陶乐赛　但是,菲利普,这跟国际纵队并没有一点儿关系。我是在巴黎用一美元换五十比塞塔弄来的。

菲利普　(冷冷地)真的吗?

陶 乐 赛　真的，亲人儿。再说，如果我乐意，为什么就不能买狐皮呢？总有人会去买的。就放在那儿准备出售的，而且一张皮子结果还不到二十二美元。

菲 利 普　妙极了，不是吗？一共是多少张狐皮？

陶 乐 赛　大约十二张吧。唉，菲利普，不要发火嘛。

菲 利 普　你利用战争很占了些便宜，不是吗？你怎样把比塞塔偷带进来的？

陶 乐 赛　放在一只蒙牌狐臭粉的罐子里。

菲 利 普　蒙，是啊，蒙。这个词儿正对头①。那么蒙牌狐臭粉把这笔钱的铜臭全冲掉了吗？

陶 乐 赛　菲利普，你装扮得太像个正人君子啦！

菲 利 普　我想我在经济方面是很像个正人君子。我不认为用了蒙牌狐臭粉，或者太太小姐们用的另一种可爱的东西——叫阿摩林脚气水，是不？——就竟能把黑市交易场所弄来的那些比塞塔上的污迹除掉。

陶 乐 赛　要是你对这事还是要不高兴，我就离开你。

菲 利 普　好！

陶 乐 赛　(拔脚走出去，但在门口转过身来，恳求地说)但是不要为此不高兴吧。只求你通情达理些，对我有了这样一件美妙的披肩觉得高兴。你可知道在你进来之前，我在干什么？我在想要是我们在巴黎正当这个时候能做些什么。

菲 利 普　巴黎？

---

① 蒙原名为 Mum，在英语口语中意为"保持沉默"，"别声张"，用在这走私行为上正对。

陶乐赛　那时天正在黑下来，我在里茨饭店的酒吧间跟你相会，而我就是披着这条披肩。我坐在那儿等你。你走进来，穿着一件近卫军的双排钮大衣，非常紧身，戴一顶圆顶礼帽，还拿着一根手杖。

菲利普　你一直在看那美国的《老爷》杂志。你不该看那杂志上的文字，你知道。你只该看上面的图片。

陶乐赛　你要了一杯兑矿泉水的威士忌，我呢，要了一杯香槟鸡尾酒。

菲利普　我可不喜欢。

陶乐赛　什么？

菲利普　这个故事。要是你非做白日梦不可，就不要把我拉进去，好吧？

陶乐赛　不过是闹着玩儿罢了，亲人儿。

菲利普　得了，我不再闹着玩儿了。

陶乐赛　但是你玩儿过，亲人儿。而且我们玩儿得很有趣。

菲利普　眼前就别把我算在内。

陶乐赛　可是我们不是朋友吗？

菲利普　哦，对，你在战时跟形形色色的人都交朋友的。

陶乐赛　亲人儿，请别说了！难道我们不是情人吗？

菲利普　哦，那个吗？哦，当然是的。当然啦。为什么不是呢？

陶乐赛　不过难道我们不是要一起去，住在一起，过过好日子，而且快快活活吗？就像你老是在夜间说的那样？

菲利普　不。这是在十万个倒霉的年头里也不会发生的。绝对不要相信我在夜间说的话。我在夜间拼命撒谎。

陶乐赛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你夜间所说要做的事情呢？

菲利普　因为我参加的工作,不容许和你继续下去,住在一起,过过好日子,而且快快活活。

陶乐赛　但是为什么不能呢?

菲利普　因为,主要是我发现你实在闲不住。其次,跟其他许多事情相比,这看来不是十分重要的。

陶乐赛　但是你一直闲着啊。

菲利普　(他发现自己话说得太多了,但还是继续说下去)不。但是等战争一结束,我就要去上一堂纪律课,把我也许感染到的无政府主义习气完全改掉。我可能会被派回国去做先锋队的工作,或者诸如此类的工作。

陶乐赛　我不理解。

菲利普　就因为你不理解,而且永远不会理解,这就是我们不能继续下去,住在一起,过过好日子等等的理由。

陶乐赛　啊,这比骷髅骨头俱乐部还坏。

菲利普　看在上帝面上,骷髅骨头俱乐部是什么呀?

陶乐赛　那是个秘密组织[①],有个人曾经属于这个组织,幸而我有足够的智慧,没有跟他结婚。这组织非常优越,非常之好,并且值得尊敬,他们在你结婚之前把你接纳进去,并且把一切都告诉你。可是等他们告诉了我一切,我就把婚约取消了。

菲利普　那是个最最好的先例。

陶乐赛　但是我们眼前难道不能就这样继续下去,只要我们相亲相爱就行,我说的是即使我们不能永远在一块,

---

① 该是指耶鲁大学四年级生的秘密组织,成立于 1832 年,是美国大学生俱乐部中最早的一个。

就不能和和气气，享受我们现有的一切，不再抱怨吗？

菲利普 如果你乐意这样做。

陶乐赛 我乐意。

（她已从门口走回来，两人谈话时，她就站在床边。**菲利普**抬头看着她，接着站起来，把她搂在怀里，把她连同银狐披肩等等贴在身上一起举起来放倒在床上）

菲利普 这些狐皮摸上去又细又软。

陶乐赛 并没有恶臭，是吗？

菲利普 （把脸埋在她肩上的狐皮里）对，没有恶臭。可你披着它感到美美的。而且我爱你，我什么也不管了。我说到做到。而现在还只是下午五点半。

陶乐赛 那么既然我们拥有了它，我们就保留它吧，难道不行吗？

菲利普 （一无愧色）这些狐皮摸上去真太好啦。我高兴你去买了来。（他紧紧地搂着她）

陶乐赛 我们能把我们所有的这一点儿时间来享用它吗？

菲利普 能。我们来享用它吧。

（有人敲门，门把转动起来，**麦克斯**走进来。**菲利普**下了床。**陶乐赛**还是坐在床上）

麦克斯 我打搅了吧？是吗？

菲利普 没有。一点也没有。麦克斯，这是位美国同志。布里奇斯同志。麦克斯同志。

麦克斯 敬礼，同志。（他走到床边，**陶乐赛**还坐在那里，他伸出手来。**陶乐赛**和他握手，眼睛向别处瞧着）

麦克斯　你现在忙吗？是吗？

菲利普　不。一点也不。要喝一杯吗，麦克斯？

麦克斯　不要。谢谢你。

菲利普　（讲西班牙语）有新闻吗？

麦克斯　（讲西班牙语）有一些。①

菲利普　你不想来一杯？

麦克斯　不。非常感谢你。

陶乐赛　我走了。别让我打扰你们。

菲利普　你没有必要走啊。

陶乐赛　也许你过一会儿再来吧。

菲利普　一定来。

麦克斯　（看她走出去，非常有礼貌地说）敬礼，同志。

陶乐赛　敬礼。（她把两室之间的门关上，然后从正门出去）

麦克斯　（等只剩他们两个人了）她是个同志吗？

菲利普　不是。

麦克斯　但是你介绍时说她是同志。

菲利普　只是一种叫法而已。在马德里，你管每个人都叫同志。可以说人人都在为同一目标工作嘛。

麦克斯　这样叫可不好。

菲利普　对。我想也不大好。我好像记得有一次我自己也这样说过。

麦克斯　这个姑娘，你怎样称呼她？布里契斯②？

菲利普　布里奇斯。

---

① 因有陶乐赛在场，两人特地讲西班牙语。

② 麦克斯读别了，成为 britches，意为“裤子”，而布里奇斯（Bridges）意为“桥”（复数）。

麦 克 斯　你对她是认真的？

菲 利 普　认真？

麦 克 斯　是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菲 利 普　我可不愿这样说。你大可以说她滑稽可笑。有那么一点儿。

麦 克 斯　你花了很多时间陪她吗？

菲 利 普　不多也不少。

麦 克 斯　是谁的时间？

菲 利 普　我的时间。

麦 克 斯　绝对不是党的时间吗？

菲 利 普　我的时间就是党的时间。

麦 克 斯　这正是我的想法。我很高兴你很快就理解这一点。

菲 利 普　嘿，我理解起来快得很。

麦 克 斯　不要对既不是你也不是我的事发火。

菲 利 普　我没有发火。但是我认为不该做个该死的和尚。

麦 克 斯　菲利普，同志。你从来也不大像是个该死的和尚啊。

菲 利 普　不像吗？

麦 克 斯　也没人指望过你当和尚——从没有过。

菲 利 普　对。

麦 克 斯　这只是个是什么在干扰你的工作的问题。这个姑娘——她是从哪里来的？她是什么背景？

菲 利 普　去问她自己。

麦 克 斯　这么说，我看就不得不去问她啦。

菲 利 普　难道我没有规规矩矩地干我的工作？有人不满了吗？

麦 克 斯　到现在才有。

菲利普　那现在是谁不满?

麦克斯　现在是我不满。

菲利普　是吗?

麦克斯　是的。我该在奇科特和你见面。要是你不在那里,你就该留话给我。我准时到达奇科特。你不在。也没有留话。我来到这里,却看到你双臂抱着一大堆银狐。

菲利普　那你从来也不想要一些吗?

麦克斯　哦,想要。我一直都想要。

菲利普　那么你怎么办?

麦克斯　我有时候有点空,而且也不太累,就去找一个可以给我一些小小的安慰的人,她呢,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

菲利普　那你随时都想要吗?

麦克斯　我非常喜欢。我不是圣人啊。

菲利普　可是有圣人的。

麦克斯　对。但是有些人却不是。只不过我老是非常忙。眼前我们来谈别的事吧。今儿晚上我们要再去。

菲利普　好。

麦克斯　你愿意去吗?

菲利普　听着,只要你高兴,我可以同意你对这姑娘的看法;但是不要侮辱我。关于工作不要盛气凌人。

麦克斯　这姑娘没问题?

菲利普　对,没问题!她对我来说也许不好,而且真如你说的什么什么,我也许在浪费时间,但是她是完全正派的。

麦克斯　你可以保险？你必须记住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狐皮。

菲利普　她是个大浑球什么的，但是她和我一样地正派！

麦克斯　你现在还是正派的吗？

菲利普　我希望如此。你不正派时从脸上看得出来吗？

麦克斯　哦，是的。

菲利普　那我现在看上去怎么样？

（他站在镜子前轻蔑地打量自己。**麦克斯**瞧着他，慢慢地笑开了。他点点头）

麦克斯　依我看，你看上去很正派。

菲利普　你想进那屋去盘问她的背景什么的吗？

麦克斯　不。

菲利普　她跟那批带着一些钱到欧洲来的美国姑娘有着同样的背景。她们全是一个样的。露营，上大学，家里有点儿钱，现在比以前或多或少，一般是少了，交男朋友，搞恋爱，打胎，野心勃勃，最后就是结婚，过安定的生活，或者不结婚而过安定的生活。她们开店，或者在店里工作，有些人写作，有些人演奏乐器，有些人上舞台，有些人进电影界。她们有个名叫青年女子联盟的组织，我想是那些未出嫁的姑娘干些社会福利工作的地方吧。全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的。这位姑娘是写作的。而且写得相当不错，在她不偷懒的时候。你要是乐意，可以去叫她原原本本地讲一通。不过这是怪乏味的，不骗你。

麦克斯　我不感兴趣。

菲利普　我原以为你是感兴趣的。

麦克斯　不。我考虑过了，我全交给你去办。

菲利普　全交给我去办什么？

麦克斯　关于这姑娘的一切。照你应该做的去处理。

菲利普　我对自己没有太大的信心。

麦克斯　我对你可有信心。

菲利普　（辛酸地）我没有太大的信心。有时候我对此觉得厌倦死了。厌倦这整个天杀的事。因此我憎恨这工作。

麦克斯　当然啦。

菲利普　是啊。可现在你要来说服我不这么想。我那天杀害了那个倒霉的青年威尔金森。就是由于疏忽大意。别对我说我不是这样的。

麦克斯　现在你在胡说八道啦。不过你当时不够小心谨慎，很是不该。

菲利普　他被杀害是我的过失。我把他留在屋里，坐在我的椅子上，却没有关上房门。那不是我打算使用他的地方。

麦克斯　你不是有意把他留在那儿的。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不该再想它了。

菲利普　不——那正是疏忽大意所布下的一个死亡陷阱。

麦克斯　反正他后来也可能会被杀的。

菲利普　哦，是啊。当然会的。这一来可就妙不可言了，不是吗？这是绝妙的。我看我倒没有这么想过。

麦克斯　我以前见过你这样情绪低落。我知道你会恢复过来的。

菲利普　是的。不过你知道我恢复过来了会怎么着？我要灌

十二杯酒在肚子里，去找个婊子。我要乐不可支。你认为我恢复了过来就会是这副样子吧。

麦克斯　不。

菲利普　我对这一切感到腻味。你知道我喜欢到哪儿去吗？要到像里维埃拉的圣特罗佩那种地方去，早上醒过来，没有血腥的战争，来一杯加真正的牛奶的牛奶咖啡……还有涂上新鲜草莓酱的奶油鸡蛋卷和火腿蛋，全放在一只盘子里。

麦克斯　还有这个姑娘？

菲利普　对，还要有这个姑娘。你真他妈的说对了，这个姑娘。银狐皮和一切。

麦克斯　我跟你说过她对你没好处的。

菲利普　换句话说，对我有好处。我这一行干得太久了，我他妈的厌烦死了。厌倦这所有的一切。

麦克斯　你干这一行是为了每个人可以吃到这样好的早餐。你干这一行是为了没有人再会饿肚子。你干这一行是为了人们不用再害怕生老病死；这样他们才能在尊严中生活和工作，而不是作奴隶。

菲利普　是啊。当然。我明白。

麦克斯　你是明白为什么自己要干这一行的。而如果你有点儿疏忽，我可以理解。

菲利普　这一次疏忽可相当大，我犯这毛病有好久了。自从我结识这姑娘以来。你想不到娘们会对你起什么作用啊。

（这时有颗炮弹呼啸而来，在街头砰的炸响。你听到一个孩子的惨叫；起先是高声，随后变成一连串短

促、尖锐、逐渐减弱的叫声。你听到人们在大街上奔跑。又一颗炮弹呼啸而来。**菲利普**已把窗户洞开。炮弹爆炸后，又可以听见人们在奔跑）

麦克斯 你干这工作就为了永远中止这一切。

菲利普 下流坯！他们就算准在电影院散场时打炮。

（又一颗炮弹飞来，砰的炸响，你听到一只狗狂吠着在街上奔去）

麦克斯 听到了吗？你干这工作就为了一切人啊。你干这工作就是为了孩子们。而有时候你甚至为了那些狗。过去跟你的女朋友待一会儿吧。她现在需要你。

菲利普 不。让她独自忍受吧。她有她那些银狐皮哪。让这一切见鬼去。

麦克斯 不。现在就去吧。她现在需要你啊。（又飞来一颗炮弹，嗖嗖的响了好久，在街上炸响。这一次既没有奔跑声也没有其他声响）我在这儿躺一会儿。去看她吧。

菲利普 好吧。一定去。照你的话办。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

（他向房门走去，把门打开，这时又一颗炮弹飞来，嗖嗖的一阵响，朝地上落下，又爆炸开来；这次离旅馆较远）

麦克斯 这不过是次小炮击。大炮击要今晚上才来。

菲利普 （打开隔壁的房门。透过房门，你听得见他用平板的嗓音在说话）喂，布里奇斯。你好吗？

幕 落

第　三　幕

第　二　景

通往埃斯特雷马杜拉区的大路的最高处一所被炮火击毁的屋子内部，那是一处炮队观察哨。

观察哨设在一座曾是气派十足的房屋的塔楼内，由一架梯子上通该哨，替代原有的盘旋式铁楼梯，这座楼梯已被炮弹击毁，残破而扭曲地挂在那里。你看到那架靠在塔楼下的梯子，上面就是那面向马德里的观察哨的背部。这时是晚上，堵塞窗户的那些沙袋已被搬开，从窗户望出去只见一片黑暗，不见一物，因为马德里的灯火都已熄灭了。墙上挂着些大比例尺的军用地图，上面用彩色图钉和胶带标出一些军事目标，在一张普通桌子上放着一架军用电话。桌子右首的墙上有个窄洞，支着一具德国式的特大型长单筒测距仪，旁边放着一把椅子。另一个墙洞前支着一具普通大小的双筒测距仪，底座旁也有把椅子。屋子的右部另外有张普通桌子，上面也有一架电话机。梯子下端站着一名**哨兵**，枪上上着刺刀，在梯顶的那间屋里，另有一名**哨兵**，这间屋子的

高度刚好让一名挎着他的上了刺刀的来复枪的哨兵可以直立。幕启时，你看到上述的场面，那两名**哨兵**正站在他们的岗位上。两名**信号员**伏在较大的那张桌子上。幕向上升起后，你看到一辆汽车的灯光正明晃晃地照在塔楼下的梯子上。灯光越来越近，几乎使那**哨兵**张不开眼睛。

哨　　兵　把灯关掉！（灯光仍然照耀着，用使人睁不开眼睛的强光照得这**哨兵**亮堂堂的。他举起来复枪，把枪栓朝后一拉，咔嚓一声向前推去）把灯关掉！

（他说得缓慢、清晰而凶狠，显然是会开枪的。灯光灭了，有三个人，其中的两个穿着军官制服，一个高大肥胖，另一个相当瘦小，打扮得很雅致，穿着一双马靴，被那胖子手中握着的手电照得闪闪发亮，还有一位是**文官**。他们从舞台边厢的汽车上下来，从左面走上舞台，走近梯子）

哨　　兵　（喊出口令的上半句）胜利——

瘦小军官　（轻蔑地厉声说）属于应得的人们。

哨　　兵　通行。

瘦小军官　（对那**文官**）就从这儿上去。

文　　官　我以前来过。

（三个人都爬上梯子。梯顶上的那**哨兵**看到那高大肥胖的军官的帽徽，便举枪敬礼。两名**信号兵**仍坐在电话机旁不动，高大军官走向桌子边，后面跟着那**文官**和那个穿着光亮马靴的军官，他显然是他的副官）

高大军官　这两名信号兵怎么啦？

副　　官　（对**信号兵**）过来！站起来立正！你们怎么啦？（**信号兵**无精打采地站起来立正）稍息！

（**信号兵**坐下了。那**高大军官**察看着地图。**文官**在测距镜里观望着，在黑暗中看不到什么）

文　　官　炮击定在半夜吗？

副　　官　（对**高大军官**）什么时候开始炮击，长官？

高大军官　（带点德国口音）你的话太多啦！

副　　官　对不起，长官。您高兴看一下这些东西吗？

（他递给**高大军官**一叠别在一起的打字机打好的命令。**高大军官**接过去看了一眼。把文件递回给**副官**）

高大军官　（嗓音深沉地）这些我全熟悉。是我自己写的。

副　　官　对，长官。我想也许您要亲自核实一下。

高大军官　我早已核实过了！

（一架电话机的铃响了。桌旁的**信号兵**拿起听筒来听）

信 号 兵　是。没有。是。好吧。（他向**高大军官**点头示意）您的电话，长官。

高大军官　（拿起话筒）喂。是的。没错。你是个笨蛋吗？不对？照命令办。齐射就是齐射嘛。（挂上话筒，看看自己的表。对**副官**）你表上几点了？

副　　官　十二点差一分，长官。

高大军官　我在这儿跟笨蛋们打交道。在一个军纪都没有的地方，你谈不上什么你在指挥。一位将军进门，信号兵们却坐在桌旁不动。炮队队长要求解释命令。你刚才说是几点了？

副　　官　（看一下自己的表）十二点差三十秒，长官。

信 号 兵　炮队打来六次电话了，长官！

高大军官　（点燃一支雪茄）什么时间了？

副　　官　差十五，长官。

高大军官　什么差什么十五？

副　　官　十二点差十五秒，长官。

（就在这时，你听到了炮声。这声音和射过来的炮弹声完全不同。先是一阵尖锐的嚯、嚯、嚯、嚯声，好像一只铜鼓在扩音器前猛烈地敲打着，接着是嗖、嗖、嗖、嗖，啾、啾、啾、啾、啾——啾——这是一颗颗炮弹飞射出去的声音，接着远方响起一阵爆炸声。另一支较近的炮队开始射击，声音较响，接着全线急促地发射起来，嘭嘭地响，空气中充满了打出去的炮弹的呼啸声。通过敞开的窗户，你看得到被炮火点亮的马德里天际。那**高大军官**正站在那架大型测距仪前。那**文官**站在双筒测距仪前。**副官**则从**文官**的肩后探首向前观望）

文　　官　老天，多美的景色啊！

副　　官　今晚我们要杀他们一大批。这帮马克思主义的杂种。这回直捣他们的老窝啦。

文　　官　真煞是好看。

将　　军
（即高大军官）　满意吗？（他说着两眼不离测距仪）

文　　官　真美！这将持续多久？

将　　军　我们要给他们打上一小时。然后停火十分钟。再打它十五分钟。

文　　官　炮弹不会落在萨拉曼卡区[1]，会吗？我们的人几乎都在那边啊。

将　　军　有几颗会落在那边。

文　　官　可是为什么呢？

将　　军　西班牙炮队出的纰漏。

文　　官　为什么是西班牙炮队呢？

将　　军　西班牙炮队不及我们打得准。（**文官**不吱声了，炮队继续射击，虽然已不如开始时那样频繁。传来一阵炮弹飞过来的急促的嗖嗖声，然后一声巨响，一颗炮弹落在观察哨的贴近处）他们现下多少在回敬了。（观察哨内这时没有灯光，只有炮火的闪光和梯子下端那**哨兵**在吸的香烟的一点红光。你看着看着，只见这香烟的红光在黑暗中划出半段弧线，观众清楚地听到这**哨兵**笨重的倒地声。你还听到两下拳击的声响。另一枚炮弹以同样急促的尖叫声飞过来，在爆炸时你在闪光里看到有两个人爬上梯子。**将军**在测距仪边）给我挂加拉维达斯山。

（**信号兵**摇电话。又摇一次）

信 号 兵　请原谅，长官。电线断了。

将　　军　（对另一名**信号兵**）给我接师部。

信 号 兵　我没电话线，长官。

将　　军　派人去摸你的线路！

信 号 兵　是，长官。（他从黑暗中站起来）

将　　军　那个人吸烟干什么？这算什么军队，是歌剧《卡门》

[1] 萨拉曼卡区位于马德里市中心的东面，为第五纵队人员潜伏地。

中的合唱队不成？

（你能看到梯子顶端的那名**哨兵**嘴里的香烟的红点朝地上划出一道长长的抛物线，好像被他扔掉似的，接着是一个人体重重地倒在地上的声音，一道手电的光照亮了测距仪旁的那三个人和两名**信号兵**）

菲 利 普 （从梯子顶端一扇敞开的门里说话。用低低的十分镇静的嗓音）举起你们的双手，别逞能装英雄，不然我叫你们脑袋开花！（他握着一支短的自动步枪，是他刚才攀登梯子时挂在肩上的）我指你们五个人一起！叫他们全待在上边，你这个胖杂种！

麦 克 斯 （右手握着手榴弹，左手拿着手电）你们要是吱一声，动一下，每个人就死定了。你们听见没有！

菲 利 普 你要逮哪一个？

麦 克 斯 只要那个胖子和市民。把其他人给我都捆起来。你带了好胶布吗？

菲 利 普 （用俄语讲）是的。

麦 克 斯 你们明白了。我们全都是俄国人。在马德里人人都是俄国人！快，同志，用胶布好好封住他们的嘴，因为我们走之前我得扔这个玩意儿。你们看保险销已经拔掉啦！（就在幕落之前，**菲利普**握着短的自动步枪朝这批人走去。你看到他们的煞白的脸出现在手电的光中。炮队还在开火。从下面和屋子的外边传来一声喊——“把灯灭了！”）行啊，士兵，就一分钟！

幕 落

第　三　幕

第　三　景

大幕升起，你可以看到保卫局总部的一间屋子，景同第二幕第一景。治安委员**安东尼奥**坐在桌子后面。**菲利普**和**麦克斯**，衣服上沾着泥泞，疲惫已极，分别坐在那两把椅子上。**菲利普**依旧背着那支短的自动步枪。观察哨来的那**文官**丢了他的贝雷帽，他的军用雨衣背部给撕成两片，一只衣袖耷拉下来，正站在桌子前，身边左右各站一名**突击队员**。

安东尼奥　(向这两名**突击队员**)你们走吧！

(两人行了军礼，自右边下，背后挂着来复枪。他对**菲利普**说话)另外那个人怎么啦？

菲 利 普　我们回来时丢失了。

麦 克 斯　他实在太重了，还不肯走路。

安东尼奥　这个俘虏本来倒是不可多得的。

菲 利 普　干这种事你不可能干得像电影里那样。

安东尼奥　尽管如此，还是但愿能把他弄到手！

菲 利 普　我来给你画一张简单的地图，你可以派人上那儿去找他。

安东尼奥　是吗？

麦 克 斯　他是个军人，是永远不肯开口的。我很想审问他，但这样做毫无用处。

菲 利 普　等我们把这儿的事办完了，我来给你画一张简图，你就可以派人去找他。没人会搬动他的。我们把他留在一个恰当的地方。

文　　官　（以歇斯底里的嗓音说）你们把他杀了！

菲 利 普　（轻蔑地）住口，行吗？

麦 克 斯　我向你保证，他永远不会开口了。我了解这号人。

菲 利 普　你知道，我们原来就没想到会一下子抓到两名运动家的。而这另外一名尺码太大，到后来竟不肯走路了。他做出一副静坐罢工式的样子。而我不知道你可曾在夜里从那边赶回来过。那边有两三处特别难走的地方。所以你该明白我们实在对这事没任何他妈的选择的余地。

文　　官　（歇斯底里大发作）你们因此杀了他！我亲眼看见你们干的。

菲 利 普　你安静一下，行吗？没人问过你的意见啊。

麦 克 斯　你现在还需要我们吗？

安东尼奥　不需要了。

麦 克 斯　我看还是走我的。我不太喜欢这种事。过后回忆起来负担太重。

菲 利 普　你还要我吗？

安东尼奥　不要了。

菲利普 你不用发愁。你什么都能到手的——名单啊,地点啊,什么都有。这家伙就是管这些的。

安东尼奥 对。

菲利普 你不用担心他不肯开口。他是个爱唠叨的家伙。

安东尼奥 他是个政客。对。我跟许多政客打过交道。

文官 (歇斯底里地)你永远没法叫我开口! 永远! 永远! 永远!

(**麦克斯**和**菲利普**互相看看——**菲利普**咧嘴笑了)

菲利普 (冷静非凡)你现在就在开口啊。难道你自己没觉察?

文官 不! 不!

麦克斯 如果没什么问题,我要走了。(他站起身来)

菲利普 我也要走了,我想。

安东尼奥 你们都不准备留下来听听吗?

麦克斯 对不起,不必了。

安东尼奥 那会是非常有趣的。

菲利普 问题是我们累了。

安东尼奥 那会是非常有趣的。

菲利普 我明天再来。

安东尼奥 我实在希望你们留下来。

麦克斯 请别这样。如果你不在意的话。行行好吧。

文官 你要把我怎么样?

安东尼奥 不怎么样。只要你回答几个问题。

文官 我决不开口。

安东尼奥 嘿,不对,你会的!

麦克斯 对不起。对不起。我就走!

幕 落

第　三　幕

第　四　景

景同第一幕第三景，不过时间已是黄昏。大幕升起，你看到两间卧室。**陶乐赛·布里奇斯**的那间暗无灯光。**菲利普**的屋子开着灯，窗帘拉拢着。**菲利普**脸朝下趴在床上。**安妮塔**坐在床边一把椅子上。

安妮塔　菲利普！

菲利普　（既不翻身也不朝她看）什么事？

安妮塔　请问，菲利普。

菲利普　该死的，请问什么呀？

安妮塔　威士忌放在哪儿？

菲利普　在床底下。

安妮塔　谢谢你。（她向床下看了一下。然后半个身子爬进床下）找不到。

菲利普　那么在衣柜里找找看。又有人进这屋子来打扫过了。

安妮塔　(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她仔细地往里瞧)全都是空瓶子。

菲利普　你倒真像个小侦察。过来吧。

安妮塔　我要找瓶威士忌嘛。

菲利普　床头柜里找找看。

(安妮塔走到床头柜边,打开柜门——她取出一瓶威士忌。到浴室里找了一只玻璃杯,把威士忌倒进杯子里,然后从床边的冷水瓶里加一些水到酒里)

安妮塔　菲利普。喝了这个会感觉好些。

菲利普　(坐起身来,瞧着她)喂,黑美人儿。你怎么进来的?

安妮塔　拿旅馆的钥匙开的门。

菲利普　哦。

安妮塔　我找不到你。我担心死了。我到这儿来,人家说你在房里。我敲敲门,没有回音。我再敲。还是没有回音。我说用旅馆钥匙给我开门。

菲利普　他们照办了?

安妮塔　我说是你叫我来的。

菲利普　我叫了吗?

安妮塔　没有。

菲利普　不过你来倒表示你很体贴。

安妮塔　菲利普,你还跟那个大块头金发女郎搞在一起?

菲利普　我也不知道。我有点搞糊涂了。事情愈来愈复杂了。每天夜晚我向她求婚,可每天早晨我告诉她这不是真心话。我想也许事情不能就这样下去。不能。事情不能就这样下去。

安妮塔　(坐到他的身边,用手轻轻拍拍他的头,把他的头发

朝后捋)你感觉很不好。我明白。

菲利普　要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吗?

安妮塔　要。

菲利普　我从没这样难受过。

安妮塔　是失望吧。我以为你要告诉我怎样把第五纵队的成员全都抓了。

菲利普　我没有抓到他们。只抓到了一个。而且是个叫人恶心的家伙。

(有人在敲门。是经理来了)

经　理　请多多原谅,要是骚扰——

菲利普　说话干净些,你明白。有女客在场啊。

经　理　我只想进来看看是不是样样事都没问题。控制年轻姑娘可能会干出的行动万一你不在或者管不了。而且要想表示最诚恳最热烈的致敬祝贺你的可钦佩的表现反间谍工作的业绩使得晚报宣布逮捕了三百个第五纵队队员。

菲利普　这些都登在报上了?

经　理　登出了许多详细情况逮捕各式各样应受指摘的份子从事枪击、策划暗杀——蓄意破坏、私通敌人,种种乐事。

菲利普　什么乐事?

经　理　那是个法文词儿,D－E－L－I－T－S,意思是不法行为①。

菲利普　而这些都上了报?

---

① 但是经理把这词念成英语中 delights,意为"种种乐事"了。

经　　理　绝对如此，菲利普先生。

菲 利 普　那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经　　理　啊，每个人都知道你在从事执行这些调查活动。

菲 利 普　人家怎么会知道的？

经　　理　（带着责备的口气）菲利普先生。这是马德里。在马德里每个人往往在每件事没发生之前就都知道。到发生之后有时候会议论到底是谁实际干的。但在发生之前全世界都知道很清楚谁应该干什么。我现在向你祝贺以便赶在不满分子责备你之前，他们会问"啊哈！只捉了三百名？其余的都到哪里去了？"

菲 利 普　别那么悲观。不过我看这会儿我该走了。

经　　理　菲利普先生，我也想到这一点，所以到这里来，提个极好的建议希望也许会有结果。如果你要走把罐头食品当行李带走是没有意思的。

（有人敲门。是**麦克斯**来了）

麦 克 斯　敬礼，同志们。

全　　体　敬礼。

菲 利 普　（向**经理**）现在快走吧，集邮家同志。我们过后再谈这件事吧。

麦 克 斯　（向**菲利普**，说的是德语）近来怎么样？

菲 利 普　好。不太好。

安 妮 塔　好吧。我可以洗澡？

菲 利 普　大大的可以，亲人儿。但是把门关紧，好吗？

安 妮 塔　（从浴室里）水是热的。

菲 利 普　这是个好兆。请关上门。（**安妮塔**把门关上，**麦克斯**走到床前，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菲利普**正坐在床沿，

两腿耷拉着)要些什么吗?

麦克斯　不要,同志。你当时在场?

菲利普　哦,是啊。我一直待到底。一点也没错过。全部过程。他们需要知道一些情况,所以把我叫回去。

麦克斯　他表现怎么样?

菲利普　像个懦夫。不过只每隔一会儿才讲出一点儿,这是开头的情况。

麦克斯　那么后来呢?

菲利普　哦,到后来他像倒豆子般倒出来了,快得连速记员都来不及记。我的胃口很好,你知道。

麦克斯　(不顾这些)我在报上看到了逮捕人的消息。他们为什么发表这种事?

菲利普　我不明白,老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会咬他们的。

麦克斯　这对提高士气有好处。但是如果能把每一个都逮住也好嘛。他们搞到了——那个——哦——

菲利普　哦,对。你是指那具尸首吗?他们把他从我们丢下的地方弄回来,安东尼奥把他竖在屋角的一把椅子上,而我插一支香烟在他嘴里,还把烟点上,真是桩乐死人的事儿。只是那支烟自然不久就熄灭了。

麦克斯　我很高兴不用在那边待下去。

菲利普　我待下去了。然后我走开了。接着又回到那儿。然后我又走了,他们把我叫了回去。一小时之前我还在那儿,现在总算完事了。那是说今天没事了。完成了我今天的工作。明天又有别的事要干。

麦克斯　我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菲 利 普　我们能干得多好就多好。这事干得非常出色,非常漂亮,可也许这网上有不少漏洞,大部分网住的鱼儿会跑掉。但他们可以再撒下网去。不过你得派我到别处去。我在此地已不再有用了。知道我在干什么工作的人太多了。而且并不是由我自己讲出去的。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

麦 克 斯　有很多地方可以派你去。不过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要你做。

菲 利 普　我知道。可是尽快把我送走吧,行吗?我愈来愈感到心惊肉跳了。

麦 克 斯　隔壁屋里那姑娘怎么办呢?

菲 利 普　哦,我就要和她断绝关系。

麦 克 斯　我并没有这么要求。

菲 利 普　对。可是你迟早会这么做的。老是这么惯着我是没道理的。我们肯定得打一场五十年之久的不宣而战的战争,我已经报名要打到底了。我并不确切记得是什么时候,反正我已报了名。

麦 克 斯　我们全都一样。不存在报名的问题。没必要说尖刻的话。

菲 利 普　我并不尖刻。我只是不愿欺骗自己。也不愿让任何事情控制我心灵的一部分,那是不该被控制的。这回事相当深地打进了我的心灵。得,我知道该怎样来补救的。

麦 克 斯　怎样补救?

菲 利 普　我来补救给你看。

麦 克 斯　记住了,菲利普,我是个好心肠的人。

菲利普 哦,不错。我也是。有时候你该好好看看我是怎样工作的。(他们正在谈话的时候,109号房门开了,**陶乐赛·布里奇斯**走进去。她开了灯,脱下上街穿的外衣,围上银狐披肩。她站在镜子前转动着身子。她今晚出落得非常美。她走到留声机前,放上肖邦的玛祖卡舞曲的唱片,在台灯旁的椅子上坐下看书)她在那儿了。她如今回到你叫什么来着的地方,家啦。

麦克斯 菲利普同志,你何必这样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说明她在什么方面妨碍了你的工作。

菲利普 不,可是我看到了。而且你马上就会看到的。

麦克斯 和过去一样。我让你自己去处理。可是别忘了要与人为善。对我们这些经受过可怕的折磨的人来说,尽可能在一切事情上做到与人为善,是非常重要的。

菲利普 我一向待人很好,你是知道的。我心肠多好啊!我太好啦!

麦克斯 不,我可不知道你心肠好。我是希望你心肠好的。

菲利普 在这里等我一会儿,行吗?

(**菲利普**出了房门,在109号门上敲了一下。他敲门后便推门进去)

陶乐赛 喂,亲人儿。

菲利普 喂,你怎么样?

陶乐赛 我很好,现在你来了,我真高兴。你上哪儿去了?昨晚上你通宵都没有回来。哦,我真高兴你来了。

菲利普 你有酒吗?

陶乐赛　有，亲人儿。（她给他调了一杯兑水的威士忌。麦克斯在另一间屋内正坐在椅子里直瞪着那只电灶）你到什么地方去了，菲利普？

菲利普　四处走走而已。检查一下情况如何。

陶乐赛　那么情况怎么样？

菲利普　有的地方很好，你知道。而有的可不太好。我看两相扯平了。

陶乐赛　那么今晚你可以不用出去了？

菲利普　我不知道。

陶乐赛　菲利普，亲人儿，出了什么事？

菲利普　没什么。

陶乐赛　菲利普，我们离开这儿吧。我不必老待在这里。我已经发了三篇稿子。我们可以到圣特罗佩附近那家旅馆去，而且雨季还没开始，现在那边没什么游客，该是很喜人的。然后我们可以去滑雪。

菲利普　（十分尖刻地）是呀，过后还可以上埃及去，称心如意地在每家旅馆内做爱，接下来的三年中，在一千个美美的早晨，有一千客早餐用托盘送上；要不，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有九十客；要不，不管多少日子，直到你讨厌我，或者我讨厌你。而我们只要尽情享乐就是。我们要下榻在克里永或里茨饭店，到了秋天，布洛涅森林[①] 里树叶掉落时，寒风料峭，我们就坐马车上奥特伊[②] 去看障碍赛马，在赛前观马场里靠大

① 克里永和里茨是巴黎著名的老饭店，布洛涅森林在巴黎城的西郊，为旅游胜地。

② 奥特伊位于巴黎西南郊，有著名的跑马场。

炭盆取暖，看骑师们飞越水沟障碍，看他们跳过树篱和旧的矮石墙。就是要这么干。接着溜进酒吧去喝一杯香槟鸡尾酒，事后开车赶回拉罗饭店去吃晚饭，逢到周末，上索洛涅地区[1] 去打野鸡。对，对，就是要这么干。还要搭飞机去内罗毕[2] 和老穆萨伊加俱乐部，到了春天，去钓钓萨门鱼。对，对，就是要这么干。而且夜夜同睡一张床。是这样吗？

陶 乐 赛　唉，亲人儿，想想这多带劲呀！可你有那么多钱吗？

菲 利 普　我曾经有过。在我参加这桩买卖之前。

陶 乐 赛　那我们要把这些事全做到，还要上圣莫里茨[3] 去吗？

菲 利 普　圣莫里茨？别那么庸俗。你的意思是去基茨布厄尔[4] 吧。你在圣莫里茨只会遇见迈克尔·阿伦[5] 那号人。

陶 乐 赛　但是你不必一定要跟他见面，亲人儿。你可以不理睬他。可我们真能干这些事吗？

菲 利 普　你想这样干吗？

陶 乐 赛　哦，亲人儿！

---

① 索洛涅地区在法国中部，巴黎之南，多沙地及沼泽地，为狩猎的好地方。

② 内罗毕为当时英属东非肯尼亚的首府。

③ 圣莫里茨在瑞士东南部，地处高原，为滑雪运动中心。

④ 基茨布厄尔在奥地利西部阿尔卑斯山区，为冬季运动中心及夏季的避暑胜地。

⑤ 迈克尔·阿伦(1895—1956)生于保加利亚，在英国长大，1922 年入英国籍，于 1924 年发表长篇小说《绿帽》一举成名，用机智幽默的笔调描绘战后伦敦上流社会的图景，1928 年与法国贵族小姐结婚，在戛纳定居，常在各旅游胜地出没，此后的作品渐趋平庸。海明威常在作品中借题发挥，对其他作家有所褒贬，这是一例。

菲 利 普　你喜欢在哪年秋天还到匈牙利去吗？你可以非常便宜地租下个庄园，只要付些狩猎费就行了。而且在多瑙河边的浅滩上有大群的野鹅。还有，你曾去过拉摩吗？那儿有长长的白沙滩，有些三角帆船给拖上岸，侧躺在沙滩上，到了晚上风在棕榈树间吹动。还有马林迪[①] 怎么样，你在那儿可以在海滩边驾冲浪板，那东北季风又凉爽又清新，你不用穿睡衣，夜晚不用盖被子。你会喜欢马林迪的。

陶 乐 赛　我知道我会喜欢的，菲利普。

菲 利 普　还有，你可曾到过哈瓦那的无忧宫大酒店？星期六晚上在那儿的庭院里的王棕下跳舞。灰色的棕榈树像柱子般直矗天空，你可以彻夜待在那里掷骰子或玩轮盘赌，并且驱车至哈伊曼尼塔斯饭店，在黎明时进早餐。那儿大家都相识，人人轻松愉快。

陶 乐 赛　我们能到那儿去吗？

菲 利 普　不能。

陶 乐 赛　为什么不能，菲利普？

菲 利 普　我们什么地方也不去。

陶 乐 赛　为什么不去，亲人儿？

菲 利 普　你可以去，如果你喜欢。我可以给你制订一份旅行计划。

陶 乐 赛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块儿去呢？

菲 利 普　你是可以去的。可是我早已去过这些地方而且把它们全丢在脑后了。而我现在要去的地方只能由我单

---

① 拉摩和马林迪都是肯尼亚东南部的海港，濒印度洋。

独去，或者跟那些和我有着同样理由的人一起去。

陶乐赛　那我就不能去那儿吗？

菲利普　不能。

陶乐赛　不管它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呢？我能学习，而且我并不怕。

菲利普　一个理由是连我也不知道这地方在哪儿。而另一个理由是我不愿带你去。

陶乐赛　为什么？

菲利普　因为你不中用，真的。你不学无术，你百无一用，你是个笨蛋，而且你很懒惰。

陶乐赛　也许别的方面是如此。可是我并不百无一用呀。

菲利普　为什么你并不百无一用？

陶乐赛　你明白——换句话说你是应该明白的。（她哭起来）

菲利普　哦，是啊。就是这一点嘛。

陶乐赛　难道这对你就这么一点意义吗？

菲利普　这是种商品，你不该为之付出太大的代价。

陶乐赛　原来我是种商品？

菲利普　对，一种非常漂亮的商品。是我拥有过的最美丽的商品。

陶乐赛　好吧。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而且很高兴这是大白天。现在给我滚出去。你这自命不凡、自命不凡的醉鬼。你这荒唐、傲慢、装腔作势的牛皮大王。你才是种商品，你。你可曾想到过你自己也是种商品？一种谁也不该为之付出太大的代价的商品。

菲利普　（大笑起来）不。但是我明白你讲这话的思路。

陶乐赛　啊，你正是这样。你是种彻头彻尾地心术不正的商

品。从来不待在家里。整夜在外面逛。脏兮兮的、满身是泥、衣冠不整。你是种可怕的商品。我不过是喜欢这件商品的包装而已。就这么回事。很高兴你要走了。

菲利普 真的吗?

陶乐赛 对,是真的。你和你的商品。可是,我们既然永远不会到那些地方去。你又何必——提到呢。

菲利普 我很抱歉。这不是与人为善。

陶乐赛 哦,也不必与人为善嘛。你越是为善越是可怕。只有善人才应该努力为善。你为善时真叫人害怕。而且你不必在大白天谈起这些事。

菲利普 我很抱歉。

陶乐赛 哦,不必抱歉。你在道歉时最最要不得了。我受不了你这种歉意。给我滚出去。

菲利普 好吧,再见。(他伸手拥抱她,要和她接吻)

陶乐赛 也别来吻我。你会吻了我就马上扯什么商品。我了解你的。(**菲利普**紧紧抱住她,吻她)哦,菲利普,菲利普,菲利普。

菲利普 再见。

陶乐赛 你—你—你连商品都不要了吗?

菲利普 我要不起。

陶乐赛 (从他怀抱中挣脱出来)那就走吧。

菲利普 再见。

陶乐赛 嘿,滚出去。

(**菲利普**走出房门,进入自己的房间。**麦克斯**依旧坐在椅子上。在另一间屋里,**陶乐赛**拉铃叫使女)

麦克斯 怎么样?

(**菲利普**站在那里瞧着电炉。**麦克斯**也对着电炉出神。在另一间屋里,**彼特拉**在门口出现)

彼特拉 是,小姐。(**陶乐赛**坐在床上。她抬起了头,但泪水从双颊上淌下来,**彼特拉**走到她跟前)什么事情,小姐?

陶乐赛 哦,彼特拉,他真坏,正像你说过的那样。他坏,坏,坏。而我却像个该死的傻瓜,还以为我们会过得快快活活的。可是他真坏。

彼特拉 是呀,小姐。

陶乐赛 可是,唉,彼特拉,毛病正出在我爱他呀。

(**彼特拉**站在床前**陶乐赛**的身旁。在110号房里,**菲利普**正站在床头柜前。他顾自倒了杯威士忌,兑上水)

菲利普 安妮塔。

安妮塔 (在浴室里)什么事,菲利普。

菲利普 安妮塔,你洗完澡就出来吧。

麦克斯 我要走了。

菲利普 不。待一会儿。

麦克斯 不,不,不。对不起,我要走了。

菲利普 (声调呆板,无精打采)安妮塔,水热吗?

安妮塔 (在浴室里)洗澡好极了。

麦克斯 我要走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要走了。

幕　落

附　　录

哀悼在西班牙战死的美国人

今晚这些死者冷冷地睡在西班牙。雪花飘过橄榄树丛，纷飞在树根间。雪花堆积在竖着小墓碑的土堆上（如果还有时间立碑的话）。在冷风里橄榄树是疏疏落落的，因为树身下半截的枝条被砍下去掩蔽坦克了，而这些死者冷冷地睡在哈拉马河①上的小山间。那个二月② 是寒冷的，他们就在那儿死去，自此以后，这些死者便没有注意过季节的变换。

到现在已有两个年头了，自从林肯营③ 沿着耶拉山地固守了四个半月之后，到如今，美国的第一位死者早已成为西班牙土地的一部分了。

---

① 哈拉马河发源于马德里北面的瓜达拉马山脉，朝南流经马德里东，注入南面的塔霍河。

② 指 1937 年 2 月。那年 1 月中旬，叛军突破哈拉马河的防线，向马德里－巴伦西亚公路进犯，被击退，第二次向河东的摩拉塔镇挺进，事关马德里的存亡，双方展开激战。

③ 林肯营（或译支队）属国际纵队，于 1936 年 12 月由 450 名美国志愿者组成，受突击训练后即投入马德里保卫战，伤亡惨重，大部分死者就被埋在当地。海明威于两年后作此文表示哀悼。

今晚这些死者冷冷地睡在西班牙，他们会整个冬季冷冷地长眠，因为土地和他们躺在一起。但是到了春天，雨水便会使土地再温馨起来。风会从南方柔和地吹过群山。黑黑的树会复苏过来，带着碧绿的叶子，而沿着哈拉马河的苹果树会开遍花朵。这个春天，这些死者会感到这土地又开始复活过来。

因为我们的死者现在已是西班牙土地的一部分，而西班牙的土地却永远不会死亡。每个冬天看起来它是死去了，但每个春天它会再活过来。我们的死者会永远和它一起活着。

只因为土地永远不会死亡，那些从来就是自由的也不会回到奴役。在我们那些死者躺着的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们明白这些死者为什么而死。在战争里，他们有时间学习这些东西，并且长忆不忘。

我们的死者活在西班牙农民，西班牙工人以及那些信仰并且为西班牙共和国斗争的最善良、朴实、诚恳的人们的心坎和脑海里。只要我们的死者在西班牙的土地里睡一天，他们就会和土地长存，没有一种暴政会在西班牙得势。

法西斯主义也许会蔓延全部国土，用从其他国家运来的一吨吨钢铁开辟道路。他们可以由于得到了叛徒和孱种们的帮助而向前推进。他们可以毁灭城市、农村，设法奴役人民。但是你却不能使任何一个人甘受奴役。

西班牙人民会再站起来，就像他以前反对暴政那样站起来。

这些死者却不需要再站起来了。他们现在是土地的一部分，而土地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因为土地能永远忍受下去。它会活得比一切暴政更为久长。

从来没有比那些死在西班牙的人更庄严地进入土地，而那些庄严地进入土地的人早已成为不朽的了。

西班牙大地

董衡巽 译

木刻插图：弗雷德里克·K·拉塞尔 作

译　者　序

董衡巽

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背景，《丧钟为谁而鸣》卷本文中的有些脚注及后记中已有充分的说明，这里只介绍海明威为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写解说词和创作剧本《第五纵队》的一些情况。

1936年，海明威住在佛罗里达州南端的基韦斯特岛。那年年底，"北美报业联盟"的经理约翰·惠勒来信，邀请他赴西班牙报道战况，他同意了，但遭到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编辑马克斯威尔·珀金斯和海明威本人的第二任妻子波琳的反对。珀金斯反对，是因为"此去经年"，怕影响他的创作；波琳不赞成，是因为同去的还有一位早同海明威关系暧昧的名叫玛莎·盖尔霍恩的姑娘，她生怕将来在婚姻的"围城"中有进有出，发生婚变。盖尔霍恩后来果然成为海明威的第三任夫人，这是后话。

海明威对西班牙是很有感情的，他热爱这片浪漫的土地，尤其爱上了斗牛赛，又有许多要好的朋友，所以他不顾珀金斯和波琳的反对，于1937年年初北上纽约同惠勒签订了合同，条件为电讯稿每篇五百美元，邮寄的稿件一千二百字以上的，每篇一千

美元,“北美报业联盟”同时为六十家报纸供稿。接着海明威会晤了刚从西班牙回来的《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贾·艾伦,得知西班牙几个大城市遭到叛军——法西斯分子的围攻,而农村、山区仍在共和政府军的手里。

1937年2月底,海明威乘坐“巴黎号”经法国去西班牙,3月下旬到达马德里,下榻佛罗里达旅馆①。海明威到了之后,受到共和国政府的欢迎。当局为他提供专车,配备司机,到哪儿采访都畅通无阻。

当时马德里正受佛朗哥军队的围攻,海明威下榻的佛罗里达旅馆附近的通信交换站,经常遭到枪击炮轰,旅馆也常中流弹。海明威只要出了旅馆的门,一拐弯就可到达前沿阵地,可以说身处枪林弹雨之中。但是他的情绪很高,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在意大利作战时还是个孩子,我十分害怕。在西班牙,我过了两个星期就不怕了,而且觉得非常高兴。”②

海明威在写通讯报道的同时,接受了拍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的任务。此事原是荷兰著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斯和美国小说家多斯·帕索斯的合作项目,后来多斯·帕索斯因忙于调查他一个友人的情况,辞去了拍摄工作,请海明威接替,包括写解说词的任务。海明威欣然同意。他取景的重点不同于多斯·帕索斯,后者聚焦于战时平民百姓的生活,海明威则把镜头对准战场。他同伊文斯和摄影师菲尔诺通力合作,经常去前线抢拍镜头。为了赶拍政府军的反攻场面,他们常常天没亮就赶到司令部,跟在坦克和步兵后面,边躲闪炮击边取景拍摄。海明威懂得战争,

---

① 也可意译为“百花旅馆”,是当时支援共和政府的外国人的落脚地,《第五纵队》主要以它为背景。

② 转引自杰弗里·迈耶斯的《海明威传》(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6)第305页。

告诉伊文斯和菲尔诺该站在什么方位取景,或居高临下,或摸到敌人阵地前面,偷偷拍摄敌军官兵的面貌。有一次海明威没有躲藏好,敌人一梭子子弹射来,他差点儿送了命。伊文斯对海明威的表现非常满意,认为海明威对打仗很内行,而且很勇敢,重实效,虽说对拍纪录片不内行,但领悟很快,合作的态度也很谦虚。

同年5月,海明威回纽约为影片配写解说词。伊文斯在他的文稿上打了许多杠杠。这回海明威就不谦虚了,他大骂"你这天杀的荷兰佬。竟敢改我的稿子?"伊文斯并不生气,只叫他自己边看片子边听解说词,结果五十分钟的片子,解说词倒说了五十五分钟。海明威这才明白,原来为电影镜头配画外音与写小说不同,于是乖乖地听伊文斯的话:"不要去写你看到的东西,不要重复银幕上的形象。应该写点相关的事来加强这些形象。"海明威就用自己特有的写作风格写出了通俗易懂的解说词,并对影片的主题写下了这样悲壮动人的说明:"我们通过民主选举,取得了耕耘我们土地的权利。现在那些军人集团和在外地主向我们进攻,想把我们的土地夺回去。但是我们要为取得灌溉和耕耘这片西班牙大地的权利而战斗,而那些贵族老爷为了自己的享受,宁可让这土地闲着。"①

《西班牙大地》原来由一位专业演员为之配音,但效果不佳,伊文斯叫海明威自己试试。海明威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语调平板,抑扬顿挫不起来,又带着美国中西部口音,但是他找得到身临其境的感觉,念得真挚动人,深切自然,这不是任何职业演员所能替代的。于是《西班牙大地》改由海明威自己配音。

---

① 以上三段引文转引自同上著作,第312、313页。

拍电影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西班牙大地》耗资几千美元。伊文斯等人创建了“当代历史学家”股份有限公司，参加的有多斯·帕索斯、剧作家丽莲·海尔曼和诗人阿奇伯德·麦克利许，负责集资直至影片的发行，而海明威一人负担了资金的四分之一。他们的劳动没有白费。1937年7月8日，由盖尔霍恩牵线，影片在白宫放映，罗斯福总统和夫人观看了影片，很是感动，建议加强宣传。两天之后，伊文斯和海明威飞往洛杉矶，为好莱坞电影界人士放映，海明威还对他们介绍了西班牙内战的情况。电影界同仁纷纷捐钱，集资为西班牙共和军购买救护车。

继《西班牙大地》之后，海明威创作了他唯一的一个剧本《第五纵队》。1926年，他发表了以剧本形式表现的短篇小说《今天是星期五》以后，曾向珀金斯表示想写个剧本试试，觉得写剧本很有趣。《第五纵队》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写一位美国新闻记者秘密为共和政府服务的情况。原来叛军将领摩拉曾在一次广播中宣称在马德里有一个秘密的同情他们的第五纵队准备配合包围该城的四个纵队来瓦解共和军。海明威把剧本取名《第五纵队》，集中描写了共和政府的秘密工作者如何进行反击。

剧中的男主人公菲利普·罗林兹是个美国记者，他的长相很像海明威本人，肩膀宽阔，步态像头猩猩，生活习惯也同他一样，不吃早饭，爱吃牛肉生球葱三明治，经常在奇科特酒吧喝酒，说自己不是该死的苦行僧。他行迹放荡，喝酒、打架、争吵，处处表现出男子汉气概，实际上是在偷偷地收集情报，为共和政府效劳。

女主人公陶乐赛·布里奇斯以海明威的情人、未来的妻子玛莎·盖尔霍恩为原型。她也是个新闻记者，是一个身材修长、漂

亮的金发女郎，但是她并不知道罗林兹的真实身份。

罗林兹一边和“同志们”秘密来往，一边同陶乐赛热恋，后来有“同志”劝他与她分手，以免犯大错误。罗林兹听从了劝告，终止了与陶乐赛的关系。

这个剧本后来收入海明威自己编选的《〈第五纵队〉与首辑四十九篇》(1938)。发表之前，看过这个剧本的朋友们都认为海明威这个剧本自传性太强。不仅男主人公像海明威本人，连主人公在佛罗里达旅馆的住处的陈设也像海明威下榻的房间一样。埃·威尔逊批评说这出戏像“小男孩的幻想”[1]。这句评语注重在艺术表现方面，给人一笔抹杀之感。但从总体上说，珀金斯从大处着眼，肯定这剧本的反法西斯倾向，他写信给海明威说“剧本意味着许多东西，再次证明了《有钱人和没钱人》所表现出来的倾向，你从而迈进了新的领域，一个更大的领域。”[2]

美国“戏剧公会”有关人士得知这个剧本之后，想把这三幕剧搬上舞台演出，建议由好莱坞的编剧班杰明·格拉塞加以改编。格拉塞编成之后，海明威不满意，提出修改意见，格拉塞照改了。1938年2月，该剧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南部的纽黑文首演，海明威没有出席，但据珀金斯讲，海明威“对于剧本、剧作家、演出等事现在甚为反感”。海明威自己也说，他早该把《第五纵队》写成小说的。[3] 但后来于1940年春，在纽约演出，由著名的李·斯特拉斯堡任导演，连演八十七场之多。

在作品体裁方面，任何作家都有个扬长避短的问题，但是作

---

① 转引自卡洛斯·贝克的《海明威生平故事》(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1969年)第369页。

② 转引自同上著作，第329页。

③ 转引自同上著作，第339页。

家并不能永远保持清醒，有时会不安分，总想换一种体裁露一露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这也好，经过这一试，海明威明白了自己的强项毕竟是小说。经过了这场战争，他还有不少经历和感受要写，于是就一心一意投入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创作中去。

献　　给

所有忠于西班牙共和政府

的

朋友们

致　　谢

约翰·多斯·帕索斯、丽莲·海尔曼、

阿奇伯德·麦克利许

为了创建"当代历史学家"公司所作出的贡献

加里逊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协助保存原稿

罗林·J·达特上尉

为了协助出版本书的工作

阿诺德·金格里奇

为了同意我们重印登载在《活力》杂志上的"热与冷"一文

《西班牙大地》

“当代历史学家”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导演	尤里斯·伊文斯
解说词并宣读	欧内斯特·海明威
摄影	约翰·菲尔诺
剪接	海伦·范·东根
配乐	马克·布利茨坦
	维吉尔·汤姆逊①
音响效果	欧文·赖斯
发行	普洛米修斯制片公司
	美国纽约百老汇大街 1600 号

① 马克·布利茨坦(1905—1964),美国作曲家、钢琴家兼剧作家,5 岁即开始表演,7 岁开始作曲,在创作及思想上都富有离经叛道精神,用艺术作反法西斯的斗争。维吉尔·汤姆逊(生于 1896 年),美国作曲家及评论家,1925 年起旅居巴黎,结识美国女作家葛特鲁德·斯泰因,为她的《三幕剧中的四圣人》配乐,编成歌剧,1934 年在美国演出,大获成功。这次两人从 40 张西班牙民间音乐唱片取材,为《西班牙大地》配乐。

第　一　本



这片西班牙大地干燥、坚硬，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的人们的脸因为日晒而干燥、坚硬。

“这片没有价值的土地有了水就能生产出许多东西。

五十年来，我们一直要求灌溉，但是人家不让我们灌溉。

现在我们要把水引来，为保卫马德里而生产粮食。”

富恩特杜纳村[1] 有 1500 人在那里生活，为了大家的利益耕种这片土地。

这是上好的面包，上面有工会的标签。但它们只够这村里的人吃。灌溉了该村的荒地就能生产十倍的粮食，还有土豆、葡

---

① 该村位于马德里东 40 英里处，以葡萄种植、酿酒为主。1937 年初，伊文斯在那里开始拍摄农民的生活。

萄酒和球葱，可以供应马德里。

这个村子在塔霍河和那条公路干线的边上，这条公路是巴伦西亚和马德里之间的生命线。叛军想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切断这条公路。

人们规划灌溉这片干燥的田地。

人们去勾划出条条水渠的位置。

第 二 本



这是正在投入战斗的人们的真实面貌。这面貌与你将见到的任何面貌都有点儿不同。

面临死亡的人在摄影机面前不可能作假。

富恩特杜纳的村民们听到了这个声音，说："我们的大炮。"

前线呈弧形往北通往马德里。

这些是现在已空无一人的房子的门。这些在轰炸中幸免于难的人把这些门搬去加固新挖的战壕。

当你为保卫国家而战斗的时候，战争，就像现在这样，几乎成了正常的生活。你吃饭，喝水，睡觉，读报。

人民军队的扩音器音程达两公里。

这些人在三个月前开赴前线的时候，其中许多人是头一次拿起步枪。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怎样重新装子弹。现在人们正在指导新兵怎样把步枪拆卸后重新装好。

这是敌人占领大学城之后，在马德里战线本身插入的突出部分。他们遭到多次反击之后，仍然盘踞着贝拉斯克斯宫，就是左边那座有两座尖塔的王宫，他们还占领着这已经被炸成废墟的诊疗医院。

这个留着胡子的人是马丁内斯·德·阿拉贡指挥官。内战前，他是一位律师。他是一位勇敢、高明的指挥官，在进攻"田园之家"时阵亡，就在我们拍摄这战斗场面的那一天。

叛军企图解救那诊疗医院。

朱利安是个来自那个村子的孩子，他给家里写信。"爸爸，我三天后回来。告诉一声妈妈。"

第 三 本



部队被集合起来。这个连队集合起来选举出席大会的代表,为了庆祝所有的民兵团队联合起来组成人民军诸新的旅队。

这是西班牙共和政府军捏紧的拳头。

恩里克·利斯特,一位来自加利西亚地区的石匠。打了六个月的仗之后,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晋升为一个师的指挥官。他是共和政府军最卓越的年轻军人之一。

在一次庆祝所有的民兵团队联合起来的大会上。

恩里克·利斯特:(西班牙语)

Se prestan a su establesimiento en una milicia única estes regimientos como nuestro glorioso Quinto, precisemente por haber cumplido tan bien eses primeros deberes de un regimiento en la defensiva. Porque, ahora camarades, ha llegado el momento en que tomamos la ofensiva.

译文：

他们把自己组成一支统一的国民军，这些旅队就像我们那光荣的第五旅，恰恰是因为他们在马德里保卫战中如此出色地履行了一个旅队的首要职责。因为，现在，同志们，我们要采取攻势的时刻来到了。

卡洛斯。第五团头一批指挥官中之一。他谈到人民的军队。他们怎样为西班牙的民主而战斗，为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而战斗。我们一起战斗，就将赢得一个新的、强大的西班牙。

卡洛斯：（西班牙语）

Firmes! No pasarán! Y no han pasado! No pasarán! Y para que España tenga un ejército invencible y potente, para que sobre las ruinas del pasado y de la sangre de les mejores hijos de España se construya una nación democratica, libre y pacífica, la España feliz y progresiva! Camarades! el Quinto Regimiento desaparece—Viva nuestra capital! El Madrid invencible! Viva el Ejército Popular! El ejército de la victoria! Adelante! Para una España potente y feliz! Para la victoria! Salud!

译文：

要坚决顶住！不许他们通过！他们没有通过！他们也不会通过！这样，西班牙才会有一支不可战胜的、强大的军队，这样，在过去的废墟上，在西班牙最优秀的儿子们的鲜血灌溉下，我们

将创建一个民主、自由和和平的国家，一个幸福、进步的西班牙！同志们！第五团不再存在了——我们的首都万岁！那不可征服的马德里万岁！人民的军队万岁！胜利的军队万岁！前进！为了一个强大、幸福的西班牙！为了胜利！向大家致敬！

何塞·迪亚斯。他往常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后来成为西班牙国会议员。

何塞·迪亚斯：（西班牙语）

Nuestra milicia tendrá un carácter amplio, popular, democratico. Compuesta de miembros de todos partidos anti-fascistas, disfrutará de la cohesión y unidad que son las razones de la victoria. La única rivalidad será por lo que se refiere al heroísmo, espíritu de abnegación, valor!

译文：

我们的国民军将具有广泛的基础，由人民组成，是民主的。由各反法西斯政党的成员组成，它将富有凝聚力，团结一致，这是获得胜利的基础。我们唯一要争取的是如何发扬英雄主义，发扬一种牺牲和勇敢的精神！

古斯塔夫·瑞格勒。一位优秀的德国作家，他来到西班牙为他的理想而战。他在六月受了重伤。瑞格勒赞扬人民军队的团结。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将永远使人们铭记他们的忠诚和勇气。

古斯塔夫·瑞格勒：（德语）

…einen Gruss für den Genossen des fünften Regi-

mentes. Einen Gruss der Bewunderung und einen Gruss des Gedankens. Einen Gruss der Bewunderung für den Disziplin den ihr hier drauseen rundum Madrid gezeigt habt, für seinen Heroismus und einen Gruss für seinen Toten. Und heute an diesem Tage einen Gruss für den weisen Verzicht den dieses Regiment von Revolutionaren gegenüber der Notwendigkeit gezeigt hat die Volksarmee zu schmieden.

译文：

……向我们第五团的战友们致意。我们向你们致意，并且表示感谢。我们忘不了你们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表现出来的纪律性。我们忘不了你们英勇的战斗和阵亡的战士。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感谢你们的好主意，组成人民军队。

西班牙今天最著名的妇女正在发言。人家称她为“热情之花”①。她不是罗曼蒂克的美人，也不是嘉尔曼②。她是阿斯图里亚斯③一个贫穷的矿工的妻子。但是新西班牙妇女的性格在她的声音里全都表达了出来。她在谈西班牙这个新的国家。这是个新的国家，富有纪律性和勇气。这个新国家是由它的战士们的纪律性和它的妇女们持久不息的勇气所铸成的。

---

① 即伊巴露丽，当时是共产党人，后担任西班牙共产党书记。“热情之花”是她的笔名。

② 法国作家梅里美(1803—1870)同名小说(1845)中的女主人公，为一个放任、自由、个性强烈的吉卜赛人。

③ 西班牙西北部一地区，濒比斯开湾。

热情之花:(西班牙语)

La semilla del Quinto Regimiento llevando el sentido de desciplino, de organización, de espfrito, de sacrificio fructifica dentro del gran Ejército Popular, ejército en que se unen ahora todas las fuerzas de nuestra Republica Española, fuerzas tan diversas como la valentía del miliciano en el choque y la emoción de nuestras agitadoras que al frente del enimigo gritan…

译文:

第五团这颗种子,怀着纪律性、组织性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将在伟大的人民军队中间发育成长。在我们这支现在团结统一起来的军队里,包括我们共和国各种各样的力量,从民兵在战斗中的英勇的表现,到姑娘们在前线发出的充满感情的声音。

接着我们从前线的一只扩音器里听到这个声音。

乔·奈依伐:(西班牙语)

Camarades de las Doce Banderas: Os habla José Neiva. Me conocéis? Me encuentro ya entre mis hermanos del Ejército del Pueblo, donde he recibido un trate excellente. Ese es el trate que se espera en estas filas.

译文:

"十二旗师"的同志们,乔·奈依伐向你们说话了。你们认识我吗? 我处身在人民军队的弟兄们之中,在那里我受到了非常好的待遇。这种待遇也正在这前线等待着我。

在那幢给击毁的大楼的地窖里住着敌人。他们是摩尔人和民防队。他们是些勇敢的部队，要不然他们处于无望的境地里就不可能坚持下来。但是他们是反对武装起来的人民的职业军人。他们企图把军方的意志强加在人民的意志上，因此人民恨他们，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顽固坚持，没有意大利和德国的经常性援助，西班牙的这次叛乱从一开始起不到六个星期就会结束。

从大学城传来一声西班牙语的开炮指令：

Instructions for firing: Dos Metros a la derecha…Fuega!

译文：

往右两米……放！

同时总统在国会讲话了：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统[①]：（西班牙语）

Nos atacaron sin contar con el pueblo. Ignoraban la larga lucha que han seguido las masas Españolas en contra la tiranía. Las sorprende su oposición al Faccismo, tanto como su gran auxilio al capital. Hasta en los pueblos mas pequeños en donde en este mismo momento…

译文：

他们不把人民大众放在眼里，向我们发起进攻。他们无视

---

①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1880—1940），1936 年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任联合政府总理，5 月当选为总统，至 1939 年，失败后避居法国。

西班牙群众反对专制制度的长期斗争。他们没有料到人民群众会反对法西斯主义，同样也没有料到群众对首都的支持。此时此刻，哪怕在最小的村庄……

富恩特杜纳村村长：（西班牙语）

Hay que completar obra a tiempo para la nueva defensa de Madrid. Ya tenemos el aparato que se compró con el dinero que nos sobraba el año pasade y desde luego, la disposición a trabajar. Sólo nos falta el cimento que en poco tiempo estará aquí.

译文：

为了进一步保卫马德里，我们必须及时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已经有了机械设备，那是我们用去年剩余的钱买来的，当然，我们还有愿意干活的意向。我们现在只需要水泥了，那是马上就会运到这里来的。

阿尔巴公爵的府邸被叛军炸毁。那些西班牙的珍贵艺术品被政府方面的民兵细心地抢救出来。

这一营士兵获得休假，朱利安在这支部队里，他有三天假期，可以回村里探亲。

朱利安给他父亲的信：（西班牙语）

Querido papá:

Sin ninguna de la tuyas a que contestar, tomo la pluma para escribirte estas pocas palabras.

Nos estamos aprovechando de unos días de calma para ir a pasarles en el pueble. Yo llegaré a ese de las diez. Díselo a mamá.

Espero que esta carta os encuentre disfrutande de muy buena salud.

Ta abraza tu hijo que te quiere.

Julien

译文:

亲爱的爸爸:

没有接到过你的回信,我且提笔给你写这几行字。

我们正利用这平静无事的几天,回村里度假。我大约十点钟到。告诉一声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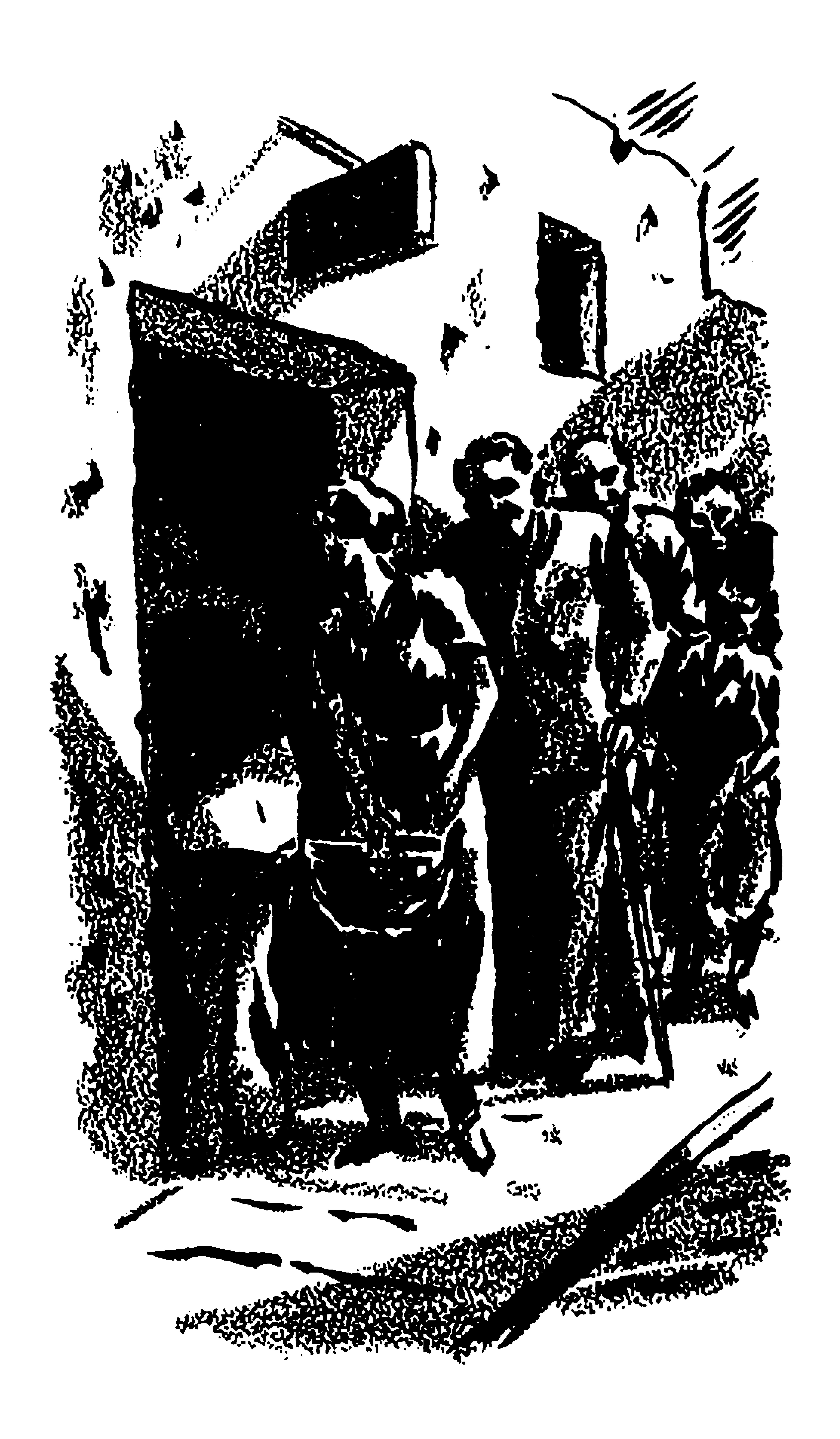
希望收到本信时你身体非常健康。

请接受你亲爱的儿子的拥抱。

朱利安

当朱利安奔向战场的时候,人们听到他大声喊叫:爸爸!

第 四 本



马德里凭它的地理位置，是个天然的要塞，而人民每天加强保卫，使它越来越坚不可摧。

你整天排队购买供晚餐的食品。有时候你还没到店门口，食品已经卖光了。有时候一颗炮弹掉在队伍附近，而人们在家里等啊等啊，结果没人带回来任何供晚餐的食品。

敌人攻不进这座城市，就企图毁掉它。

这个人同战争没有任何关系。他是个簿记员，正在早晨八点钟一路上办公室去。可现在他们把这个簿记员抬走了，但不是去他的办公室，也不是把他送回家去。

政府要求所有的平民百姓撤出马德里。

可是我们去哪儿呢？——什么地方我们可以住下呢？——我们做什么工作来维持生活呢？

我不走。我太老了。——但是我们必须让孩子们不要上街，除非需要他们去排队。

因为炮击的缘故，招募新兵的工作加速了。每一次平白无故的杀人使人民愤怒。各行各业的男人报名参加共和军。

同时，在巴伦西亚，总统——

朱利安搭上一辆空的卡车，到家的时间比他预期的早。

第 五 本



村里的男孩们从地里回家后，朱利安教他们操练。

在马德里，一支未来的突击队正在操练，他们包括斗牛士、足球队员和别的运动员。

他们说再见，这一古老的道别在任何语言里听起来都是一样的。她说她会等他的。他说他会回来的。他知道她会等他。在这样的炮击中，谁知道会怎么样呢。没人知道他会不会回来。照顾好小孩子，他说。我会的——她说，但明知道无法照顾好。他们双方都知道，人家把你用车送出去，那是去打仗。

死神每天早晨光临市里这些人的头上，那是叛军从两英里外的山间送来的。

死亡的气味是从烈性炸药的刺鼻的浓烟和被炸毁的花岗石建筑中发出的。

他们为什么留着不走？——他们不走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城市，这些屋子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工作就在这里，这是他们的战斗——为了争取活得像人而战斗。

男孩子们寻找炮弹的碎片，就像他们从前收集冰雹粒一样。于是下一颗炮弹打中了他们。德国炮兵部队今天已增加它各个炮队的发射量。

从前，死神降临到老人和病人的头上，但是今天死神降临这整个村庄。在高空中披着闪闪发亮的银装，死神降临到所有无处可逃、无处可藏的人的头上。

三架容克式[1] 飞机干下了这事。

政府军的驱逐机打下了其中的一架容克式飞机。

我也不懂德文。[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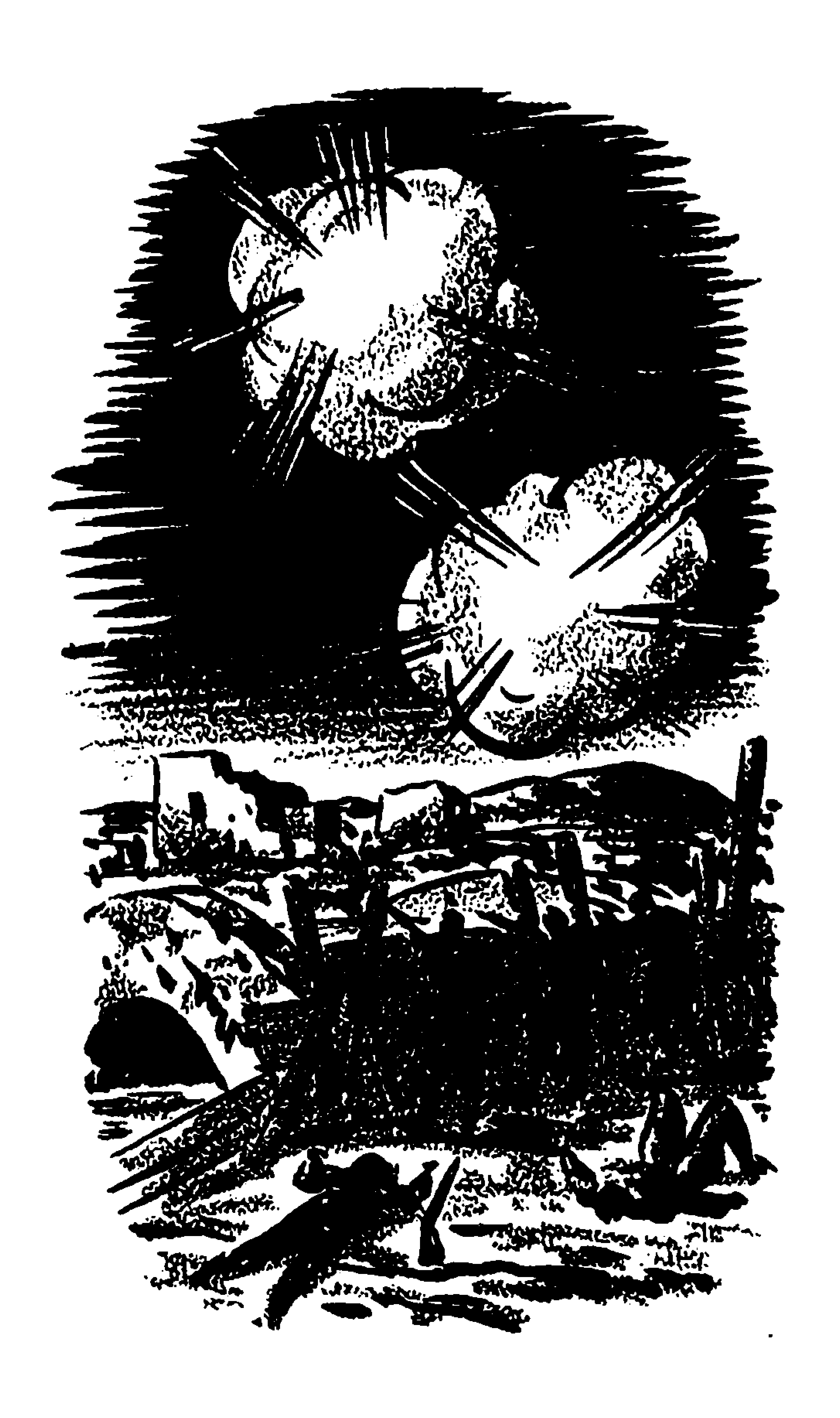
这些死人是另一个国家的人。他们签约去埃塞俄比亚工作，俘虏们说。我们听不到死人自己说的话，但是我们读到的信都写得叫人伤心。在布里韦加这次战役中，意大利死的、伤的、失踪的人比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所有牺牲的人还要多。

---

① 这是德国生产的在当时很先进的轰炸机。

② 这时影片的画面是德国的印有德文字样“drucken”(印刷)的降落伞。

第六本



叛军又一次袭击马德里至巴伦西亚的公路。他们越过哈拉马河，企图占领阿尔甘达桥。

部队从北方急速调来，准备反攻。

村子里大家努力把水引来。

他们到达巴伦西亚公路。

步兵在出击，要用摄影机拍下得看运气有多好。这是缓慢的、负载沉重的、毫不引人入胜的向前推进的行动。战士们分成一个个梯队，每队六人。他们处在极端的孤寂之中，在进行所谓的接触行动。在那种情况中，每个人知道只有他自己和其他五个人，而他的前面是一大片神秘世界。

这场战争的一切其他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个时刻，由六个人穿越一片土地，向前走进死亡，而他们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正证

明了——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六个人成了五个。接着四个减到三个,但是这三个人坚持了下来,挖了战壕,守住了这阵地。和他们一起的其他小队,有的剩下四个人、三个人,有的剩下两个,他们出发时都是六个人。这座桥是我们的了。

公路保住了。

水来了,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可以用公路来运粮食。

这些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人,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只需要工作和食物的人,继续战斗下去。

后　　记



后　　记

热　与　冷

欧内斯特·海明威作

转载自《活力》杂志

到后来等一切都结束之后，你看到了一部电影。你在银幕上看到它；你听到各种声音和音乐；你还听到你从没听到过的自己的声音，传回到你耳里，讲的是你在黑暗的放映室里或者在炎热的旅馆卧室里匆匆写在纸上的话。但是你在银幕上看到的活动的形象却同你记忆中的事情不一样。

你记得的头一件事是天有多么冷；你早晨起床多么早；你老是觉得多么困，以致任何时候都能睡着；汽油是多么难以弄到；还有我们老是觉得多么饿。路也非常泥泞，我们的司机很胆小。这一切在银幕上都看不到，你只能看到影片里人呼出来的气才能知道天气冷。

关于影片里冷的部分，我真正记得最清楚的是我总是在我那伐木工式的茄克衫的口袋里装着生球葱，什么时候饿得慌就拿出来吃，使尤里斯·伊文斯和约翰·菲尔诺大为反感。他们再

怎么饿，也不会去吃生的西班牙球葱。这跟他们是荷兰人有点儿关系。可他们总是就着那银制的大扁酒瓶喝威士忌，到了下午四点，这瓶子总是给喝空了。我们当时在技术方面最大的发现是带着一瓶酒来把扁瓶灌满，而我们在非技术方面的最大发现是华纳·海尔勃仑。

海尔勃仑是国际纵队第十二旅的医官，自从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总能弄到汽油，那是他的汽油。我们只消开车去到一家纵队医院，好好吃一顿，加满汽油就行。他总是把一切都安排得极妙。他供应我们交通工具。他带我们去拍摄进攻的场面，而拍片子时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大部分是海尔勃仑那张歪斜的笑脸，歪戴着帽子，还有他那种慢吞吞的、滑稽的柏林犹太人式的拖长的声调。我晚上从什么地方回马德里，在车上睡一觉时，海尔勃仑会叫他的司机路易斯抄近路去一趟摩拉莱哈的医院。等我醒过来，会发现面前是那古堡的大门，于是在早晨三点钟，我们能在厨房里吃一顿热饭。然后，等我们其他人都睡死了，海尔勃仑却会工作起来；他的工作做得那么好，那么明智，那么不遗余力，那么玲珑乖巧，但是他的神情却总是懒洋洋的，好像没干什么似的。

对于我来说，片子那一段中的主角是海尔勃仑。但是他并没有在片子中露面，他和路易斯如今都葬在巴伦西亚。

古斯塔夫·瑞格勒在片子中露了面。你看到并听到他在演说，那是篇很好的演说，你后来又一次看到他，不是在演说，而是在炮火纷飞的前线，他非常平静，非常愉快，是一位优秀的军官，正在反攻之前指点出近处的一个目标。瑞格勒是这影片中我记

得的一个主角。

路卡契[①] 在影片里只出现一小会儿，那时他率领第十二旅沿着阿尔甘达公路作部署。你没有见到五月一日深夜他在摩拉莱哈那个盛大的晚会上奏乐，他只是在夜间很晚的时候用牙齿咬着一支铅笔哼出的；乐声清晰，轻柔得像从笛子里吹出来的。你在片子里只见了一眼路卡契在工作的镜头。

谈了影片中冷的部分之后，我还记得很清楚那热的部分。在热的部分中，你扛着摄影机奔跑，一边流汗，一边在光秃秃的小山上的褶皱地带藏身。你鼻子里有土，头发和眼睛里也有土，非常之渴，想喝水，嘴巴干得慌，只有在战场上才会这样。因为你在年轻时有过一点打仗的经历，你知道伊文斯和菲尔诺如果这么坚持下去是会被杀死的，因为他们冒的风险太大。而你考虑的道德问题始终是要弄清楚你要劝阻他们有多少是出于根据经验得来的必要而合理的审慎，还是多少像被热汤烫过的猴子就此怕碰热汤了。我记得电影的那个部分尽是汗水、口渴和随风飘来的尘土；我想影片中多少表现了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你坐在电影院里，音乐突然响起，接着你看到一辆坦克像一艘船似的开过来，在记忆犹新的尘土中哐啷作响，于是你的嘴巴又发干了。你年轻的时候非常在乎死亡。现在你一点也不在乎了。你只是因为它夺走了好些人的生

---

① 路卡契为匈牙利作家马旦·扎尔卡(1896—1937)的化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曾任红军指挥员，加入共产党，西班牙内战期间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旅长，1937 年 6 月在前线中弹牺牲。

命才恨它。

在战争中，死亡仍然被安排得非常糟糕，你这么想，就随它去了。但是这句话你很想跟海尔勃仑说去，他听了会咧嘴笑笑，还很想跟路卡契说去，他听了会完全理解。所以，如果对你无所谓的话，那我就不愿再去看《西班牙大地》了。我也不会去写有关它的情况了。我没有必要去写。因为我们当时在那儿。可是，如果你当时不在那儿，我想你应该去看看这部电影。